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槐西雜志三

觀弈道人撰

丁卯同年郭彤綸戊辰上公車宿新中驛旅舍燈下獨坐吟哦聞意外語曰公是文士西壁有一詩請教出視無所睹至西壁拂塵尋視有旅邸卧病詩八句詞甚悽苦而鄙俚不甚成句豈好疥壁人死尙結習未忘耶抑欲彤綸傳其姓名俾人知某甲旅卒於是冀家人歸其骨也

奴子宋遇凡三娶第一妻自合卺卽不同榻後竟化離第二妻子必孿生惡其提攜之煩乳哺之不足乃求藥

作惡待好睡人後
遇此等人大是苦事
甚於遇鬼

使斷產誤信一王媪言舂礪石爲末服之石結聚腸胃
死後遇病革時口喃喃如與人辯稍蘇私語其第三妻
曰吾出初妻時吾父母已受人聘約日迎娶妻尙未知
吾先一夕引與狎妻以爲意轉欣然相就五更尙擁被
共眠鼓吹已至妻恨恨去然媒氏早以未嘗同寢告後
夫吾母兄亦皆云爾及至彼非完璧大遭疑詬竟鬱鬱
卒繼妻本不肯服石吾痛捶使嚙盡歿後懼爲厲又賄
巫斬殃今並恍惚見之吾必不起矣已而果然又奴子
王成性乖僻方與妻嬉笑忽叱使伏受鞭鞭已仍與嬉
笑或方鞭時忽引起與嬉笑旣而曰可補鞭矣仍叱使

伏受鞭大抵一日夜中喜怒反覆者數次妻畏之如虎
喜時不敢不強歡怒時不敢不順受也一日泣訴先太
夫人呼成問故成跪啟曰奴不自知亦不自由但忽覺
其可愛忽覺其可憎耳先太夫人曰此無人理殆佛氏
所謂夙冤耶慮其妻或輕生前遣之去後聞成病死其
妻竟著紅衫夫夫爲妻綱天之經也然尊究不及君親
究不及父故妻又訓齊有敵體之義焉則其相與宜各
得情理之平宋遇第二妻誤殺也罪止太悍其第一妻
旣已被出而受聘則恩義已絕不當更以夫婦論直誘
污他人未婚妻耳因而致死其取償也宜矣王成酷暴

然未致婦于死也一日居其室則一日爲所天歿不制服反而從吉是悖理亂常也其受虐固無足憫焉

吳惠叔言太湖有漁戶嫁女者舟至波心風浪陡作舵師失措已欲仄欲沉衆皆相抱哭突新婦破簾出一手把舵一手牽篷索折戩飛行直抵壻家吉時猶未過也洞庭人傳以爲奇或有以越禮譏者惠叔曰此本漁戶女日日船頭持篙櫓不能責以必爲宋伯姬也又聞吾郡有焦氏女不記何縣人已受聘矣有謀爲媵者中以蜚語壻家欲離婚父訟於官而謀者陷穽已深非惟證佐鑿鑿且有自承爲所歡者女見事急竟倩鄰媪導至

壻家升堂拜姑曰女非婦比貞不貞有明證也見與其獻醜於官媒仍爲所誣不如獻醜於母前遂闔戶弛服請姑驗訟立解此較操舟之新婦更越禮矣然危急存亡之時有不得不如是者講學家動以一死責人非通論也

公每好詆講學家然爲過情之言者必非真道學也意氣嘉問自有此一種議論歟

楊雨亭言勞山深處有人兀坐木石間身已與木石同色矣然呼吸不絕目炯炯尙能視此嬰兒鍊成而閉不能出者也不死不生亦何貴於修道反不如鬼之逍遙矣大抵仙有仙骨質本清虛仙有仙緣訣逢指授不得真傳而妄意冲舉因而致害者不一此人亦其明鑿也

或曰以刃破其頂當兵解去此亦臆度之詞談何容易乎

古者大夫祭五祀今人家惟祭竈神若門神若井神若廁神若中霤神或祭或不祭矣但不識天下一竈神歟一城一鄉一竈神歟抑一家一竈神歟如天下一竈神如火神之類必在祀典今無此祀典也如一城一鄉一竈神如城隍社公之類必有專祠今未見處處有專祠也然則一家一竈神耳又不識天下人家如恒河沙數天下竈神亦當如恒河沙數此恒河沙數之竈神何人為之何人命之神不太多耶人家遷徙不常興廢亦不

常竈神之閒曠者何所歸竈神之新增者何自來日日銓除移改神不又太煩耶此誠不可以理解然而遇竈神者乃時有之余小時見外祖雪峯張公家一司爨媪好以穢物掃入竈夜夢烏衣人呵之且批其頰覺而頰腫成癰數日巨如杯膿液內潰從口吐出稍一呼吸輒入喉嘔噦欲死立誓虔禱乃愈是又何說歟或曰人家立一祀必有一鬼憑之祀在則神在祀廢則神廢不必一一帝所命也是或然矣

孫叶飛先生夜宿山家聞了鳥

了鳥門上鉄繫也李丁義山詩作此二字

東聲問爲誰門外小語曰我非鬼非魅鄰女欲有所白

也先生曰誰呼汝爲鬼魅而先辯非鬼非魅也非欲蓋彌彰乎再聽之寂無聲矣

崔崇軒汾陽人以賣絲爲業往來於上谷雲中有年矣一歲折閱十餘金其曹偶有怨言崇軒恚憤以及自剖其腹腸出數寸氣垂絕主人及其未死急呼里胥與其妻至問有冤耶曰吾拙於貿易致虧主人資我實自愧故不欲生與人無預也其速移我返毋以命案爲人累主人感之贈數十金爲棺斂費奄奄待盡而已有醫縫其腸納之腹中敷藥結痂竟以漸愈惟遺矢從及傷處出穀道閉矣後貧甚至鬻其妻舊共賣絲者憐之各贈

以絲俾撚線自給漸以小康復娶妻生子至乾隆癸巳甲午間年七十乃終其鄉人劉炳爲作傳曹受之侍御錄以示余因撮記其大畧夫販鬻喪資常事也以十餘金而自戕崇軒可謂輕生矣然其本志則以本無豪髮私而其迹有似於乾沒心不能白以死自明其平生之自好可知矣瀕死之頃對衆明告里胥使官府無可疑切囑其妻使眷屬無可訟用心不尤忠厚歟當死不死有天道焉事似異而非異也

文安王丈紫府言霸州一宦家娶婦甫却扇新婿失聲狂奔出衆追問故曰新婦青面赤髮狀如奇鬼吾怖而

走婦故中人姿莫解其故強使復入所見如前父母迫
之歸房竟何隙自縊既未成禮女勢當歸時賀者尚滿
堂其父引之徧拜諸客曰小女誠陋然何至驚人致死
哉幽怪錄載盧生娶宏農令女事亦同於此但婿未死
耳此殆夙冤不可以常理論也自講學家言之則必曰
是有心疾神虛目眩耳

李主事再瀛漢三制府之孫也在禮部時爲余屬氣宇
朗澈余期以遠到乃新婚未幾遽天天年聞其親迎時
新婦拜神懷中鏡忽墮地裂爲二已訝不祥旣而鬼聲
啾啾徹夜不息蓋衰氣之所感先兆之矣

選人某在虎坊橋租一宅或日中有狐然不爲患入居
者祭之則安某性嗇不從亦無他異旣而納一妾初至
日獨坐房中聞窗外簾隙有數十人悄語品評其妍媸

忸怩不敢舉首旣而滅燭就寢滿室吃吃作笑聲

吃吃笑不

止出飛燕外傳或作啞啞非也又有作啞啞者凡一動

蓋據毛亨詩傳然毛傳啞啞乃笑貌非笑聲也

作輒高唱其所爲如是數夕不止訴於正乙真人其法

官汪某曰凡魅害人乃可劾治若止嬉笑於人無損譬

互相戲謔未釀事端卽非王法之所禁豈可以猥褻細

事瀆及明神某不得已設酒餚拜祝是夕寂然某喟然
曰今乃知應酬之禮不可廢

有不速之客三人余故
之終吉觴酒正肉
怨之府也

王符九言鳳皇店民家有兒持其母履戲遺後圃花架下爲其父所拾婦大遭詬詰無以自明擬就縊忽其家狐祟大作婦女近身之物多被盜擲於他處半月餘乃止遺履之疑遂不辯而釋若陰爲此婦解結者莫喻其故或曰其姑性嚴厲有婢私孕懼將投繯婦竊後圃鑰縱之逃有是陰功故神遣狐救之歟或又曰旣爲神佑何不遣狐先收履不更無迹乎符九曰神正以有迹明因果也余亦以符九之言爲然

胡太虛撫軍能視鬼云嘗以葺屋巡視諸僕家諸室皆有鬼出入惟一室闐然問之曰某所居也然此僕蠢蠢

無寸長其婦亦常奴耳後此僕死其婦竟守節終身蓋烈婦或激於一時節婦非素有定志必不能飲冰茹蘖數十年其胸中正氣蓄積久矣宜鬼之不敢近也又聞一視鬼者曰人家恒有鬼往來凡閨房媾狎必諸鬼聚觀指點嬉笑但人不見不聞耳鬼或望而引避者非他年烈婦節婦卽孝婦賢婦也與胡公所言若重規疊矩矣

朱定遠言一士人夜坐納涼忽聞屋上有譟聲駭而起視則兩女自簷際格閱墮厲聲問曰先生是讀書人姊妹共一壻有是禮耶士人噤不敢語女又促問戰慄囁

嚚曰僕是人僅知人禮鬼有鬼禮狐有狐禮非僕之所知也二女唾曰此人摸稜不了事當別問能了事人耳仍糾結而去蘇味道摸稜誠自全之善計也然以推諉債事獲譴者亦在在有之蓋世故太深自謀太巧恒併其不必避者而亦避遂於其必當爲者而亦不爲往往坐失事機留爲禍本决裂有不可收拾者此士人見誚於狐其小焉者耳

濟南宋青雷言其鄉民家一少年與鄰女相悅時相窺也久而微露盜香迹女父疑焉夜伏牆上左右顧視兩家陰伺其往來乃見女室中有一少年少年室中有一

女衣飾形貌皆無異始知男女皆爲狐媚也此真黎邱之伎矣青雷曰以我所見好事者當爲媒合亦一佳話然聞兩家父母皆恚甚各延巫驅狐時方束裝北上不知究竟如何也

有視鬼者曰人家繼子凡異姓者雖女之子妻之姪祭時皆所生來享所後者弗來也凡同族者雖五服以外祭時皆所後來享所生者雖亦來而配食於側弗敢先也惟于某抱養張某子祭時乃所後來享久而知其數世前本于氏婦懷孕嫁張生是子之祖也此何義歟余曰此義易明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不以遠而阻也琥珀

拾芥不引針磁石引針不拾芥不以近而合也一本者氣相屬二本者氣不屬耳觀此使人睦族之心油然而生追遠之心亦油然而生一身岐爲四肢四肢各岐爲五指是別爲二十岐矣然二十岐之痛癢吾皆能覺一身故也莫昵近於妻妾妻妾之痛癢苟不自言吾終不覺則兩身而已矣

宋子剛言一老儒訓蒙鄉塾塾側有積柴狐所居也鄉人莫敢犯而學徒頑劣乃時穢污之一日老儒往會葬約明日返諸兒因纍几爲臺塗朱墨演劇老儒突返各撻之流血恨恨復去衆以爲諸兒大者十一二小者七

八歲耳皆怪師太嚴次日老儒返云昨實未歸乃知狐報怨也有欲訟諸土神者有議除積柴者有欲往詬詈者中一人曰諸兒實無禮撻不爲過但太毒耳吾聞勝妖當以德以力相角終無勝理冤冤相報吾慮禍不止此也衆乃已此人可謂平心亦可謂遠慮矣

雍正乙卯佃戶張天錫家生一鷺一身而兩首或以爲妖沈文豐功曰非妖也人有孿生卵亦有雙黃雙黃者雖必積首吾數見之矣與從姪虞惇偶語及此虞惇曰凡鷺一雄一雌者生十卵卽得十雛兩雄一雌者十卵必蝦一二父氣襍也一雄兩雌者十卵亦必蝦一二父

氣弱也雞鶩則不妨物各一性爾余因思鷲鴟皆不能自伏卵人以雞代伏之天地生物之初羽族皆先以氣化後以卵生不待言矣凡物皆先氣化而後形交前人先有雞先有卵之爭未之思也第不知最初卵生之時上古之民淳淳悶悶誰知以雞代伏也雞不代伏又何以傳種至今也此真百思不得其故矣

劉友韓侍御言向寓山東一友家聞其鄰女爲狐媚女父迹知其穴百計捕得一小狐與約曰能舍我女則舍爾子狐諾之舍其子而狐仍至詈其負約則謝曰人之相誑者多矣而責我輩乎女父恨甚使女陽勸之飲而

陰置砒焉狐中毒變形踉蹌去越一夕家中瓦礫交飛窓扉震撼羣狐合譟來索命女父厲聲道始末聞似一老狐語曰悲哉彼徒見人皆相誑從而效尤不知天道好還善誑者終遇誑也主人詞直犯之不祥汝曹隨我歸矣語訖寂然此狐所見過其子遠矣

季廉夫言泰興舊宅後有樓五楹人迹罕至廉夫取其僻靜恒獨宿其中一夕甫啟戶見板閣上有黑物似人非人髮髻長垂如蓑衣撲滅其燈長吼衝人去又在揚州宿舅氏家朦朧中見紅衣女子推門入心知鬼物強起叱之女子跪地若有所陳俄仍冉冉出門去次日問

主人果有女縊此室時為祟也蓋幽房曲室多鬼魅所藏黑物始精怪之未成者潛伏已久是夕猝不及避耳縊鬼長跪或求解脫沉淪乎廉夫壯年氣盛故均不能近而去也俚巫言凡縊死者著紅衣則其鬼出入房闥中霽神不禁蓋女子不以紅衣斂紅為陽色猶似生魂故也此語不知何本然婦女信之甚深故街憤死者多紅衣就縊以求為祟此鬼紅衣當亦由此云

先兄晴湖言滄州呂氏姑家

余兩胞姑皆適呂氏此不知為二姑家五姑家也

門外有巨樹形家言其不利眾議伐之尙未決夜夢老人語曰鄰居二三百忍相戕乎醒而悟為樹之精曰

不速伐且為妖矣議乃定此樹如不自言事尙未可知也

也天下有先期防禍彌縫周章反以觸發禍機者蓋往

往如是矣

聞李太僕敬堂某科磨勘試卷忽有舉人來投刺敬堂拒未見然私訝曰卷其有疵乎次日檢之已勘過無簽覆加詳核竟得其謬累停科此舉人如不干謁已漏網矣

奴子王敬王連升之子也余舊有質庫在崔莊從官久

折閱都盡羣從鳩貲復設之召敬司夜焉一夕自經於

樓上雖其母其弟莫測何故也客作胡興文居於樓側

其妻病劇敬魂忽附之語數其母弟之失曰我自以博

負死奈何多索主人棺斂費使我負心此來明非我志

也或問爾怨索負者乎曰不怨也使彼負我我能無索

乎又問然則怨誘博者乎曰亦不怨也手本我手我不博彼能握我手博乎我安意候代而已初附語時人以爲病者瞽亂耳旣而序述生平寒溫故舊語音宛然敬也皆嘆曰此鬼不昧本心必不終淪於鬼趣

李玉典言有舊家子夜行深山中迷不得路望一巖洞聊投憇息則前輩某公在焉懼不敢進然某公招邀甚切度無他害姑前拜謁寒溫勞苦如平生畧問家事共相悲慨因問公佳城在某所何獨遊至此某公喟然曰我在世無過失然讀書第隨人作計爲官第循分供職亦無所樹立不意葬數年後墓前忽見一巨碑螭額篆

文是我官階姓字碑文所述則我皆不知其中畧有影響者又都過實我一生朴拙意已不安加以遊人過讀時有譏評鬼物聚觀更多姍笑我不耐其聒因避居於此惟歲時祭掃到彼一視子孫耳士人曲相寬慰曰仁人孝子非此不足以榮親蔡中郎不免愧詞韓吏部亦嘗諛墓古多此例公亦何必介懷某公正色曰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人卽可誑自問已慚况公論具存誑亦何益榮親當在顯揚何必以虛詞招謗乎不謂後起勝流所見皆如是也拂衣竟起士人惘惘而歸余謂此玉典寓言也其婦翁田白岩曰此事不必果有此論則不可

不存

交河老儒劉君琢居於聞家廟而設帳於崔莊一日夜
深飲醉忽自歸家時積雨之後道途間兩河皆暴漲亦
竟忘之行至河干忽又欲浴而稍憚波浪之深忽旁有
一人曰此間原有可浴處請導君往至則有盤石如漁
磯因共洗濯君琢酒少解忽嘆曰此去家不十餘里水
阻迂折當多行四五里矣其人曰此間亦有可涉處再
請導君復攝衣徑渡將至家其人忽忽作別去叩門入
室家人駭路阻何以歸君琢自憶亦不知所以也揣摩
其人似高川賀某或留不住

村名其取
義則未詳

趙某後遣子往

謝兩家皆言無此事尋河中盤石亦無踪跡始知遇鬼
鬼多翽醉人此鬼獨扶導醉人或君琢一生循謹有古
君子風醉涉層波勢必危殆神陰相而遣之歟

奴子董柱言景河鎮某甲其兄歿寡嫂在母家以農忙
與妻共詣之邀歸助饁餉至中途憇破寺中某甲使婦
守寺門而入與嫂調謔嫂怒叱竟肆強暴嫂扞拒呼救
去人寫遠無應者婦自入沮解亦不聽會有媪婦踣於
途碎其瓶罍客作五六人皆歸就食適經過聞聲趨視
具陳狀衆共憤怒縱其嫂先行以二人更番持某甲裸
其婦而迭淫焉瀕行叱曰爾淫嫂有我輩證爾當死我

輦潘爾婦爾嫂決不爲證也任爾控官我輩午餐去矣
某甲反叩額於地祈衆秘其事此所謂假公濟私者也
與前所記楊生事同一非理而亦同一快人意後鄉人
皆知然無肯發其事者一則客作皆流民一日耘畢得
值卽散無從知爲誰何一則惡某甲故也皆曰盍婦之
蹈不先不後豈非若或使之哉

縊鬼溺鬼皆求代見說部者不一而自剄自醜以及焚
死壓死者則古來不聞求代事是何理歟熱河羅漢峯
形酷似趺坐老僧人多登眺近時有一人墮崖死俄而
市人時有無故發狂奔上其頂自倒擲而隕者皆曰鬼

求代也延僧禮懺無驗官守以邏卒乃止夫自戕之鬼
候代爲其輕生也失足而死非其自輕生爲鬼所迷而
自投尤非其自輕生必使輾轉相代是何理歟余謂
是或寃譴或山鬼爲祟求祭享耳未可概目以求代也
余鄉產棗北以車運供京師南隨漕船以販鬻於諸省
土人多以爲恒業棗未熟時最畏霧霧淝之則瘠而皴
存皮與核矣每霧初起或於上風積柴草焚之烟濃而
霧散或排鳥銃迎擊其散更速蓋陽氣盛則陰霾消也
凡妖物皆畏火器史丈松濤言山陝間每山中黃雲暴
起則有風雹害稼以巨礮迎擊有墮蝦蟆如車輪大者

余督學福建時山魃或夜行屋瓦上格格有聲遇轅門
鳴礮則踉蹌奔迸頃刻寂然鬼亦畏火器余在烏魯木
齊會以銃擊厲鬼不能復聚成形語詳灤陽
消夏錄蓋妖鬼亦
皆陰類也

董秋原言東昌一書生夜行郊外忽見甲第甚宏壯私
念此某氏墓安有是宅殆狐魅所化歟稔聞聊齋志異
青鳳水仙諸事冀有所遇躑躅不行俄有車馬從西來
服飾甚華一中年婦揭幃指生曰此郎即大佳可延入
生視車後一幼女妙麗如神仙大喜過望既入門即有
二婢出邀生既審為狐不問氏族隨之入亦不見主人

出但供張甚盛飲饌豐美而已生候合盃心搖搖如懸
旌至夕簫鼓喧闐一老翁舉簾揖曰新婿已到門
先生文士定習婚儀敢屈為儷相三黨有光生大失望
然原未議婚無可復語又飲其酒食難以遽辭草草為
成禮不別而歸家人以失生一晝夜方四出覓訪生憤
憤道所遇聞者莫不拊掌曰非狐戲君乃君自戲也余
因言有李二混者貧不自存赴京師謀食途遇一少婦
騎驢李趁與語微相調謔少婦不答亦不嗔次日又相
遇少婦擲一帕與之鞭驢徑去回顧曰吾今日宿固安
也李啟其帕乃銀簪珥數事適資斧竭持詣質庫正質

良德草堂筆言卷一三
庫昨夜所失大受拷掠竟自誣爲盜是乃真爲狐戲矣
秋原曰不調少婦何緣致此仍謂之自戲可也

莆田李生裕翀言有陳至剛者其婦死遺二子一女歲
餘至剛又死田數畝屋數間俱爲兄嫂收去聲言以養
其子女而實虐遇之俄而屋後夜夜聞鬼哭鄰人久不
平心知爲至剛魂也登屋呼曰何不崇爾兄哭何益魂
却退數丈外嗚咽應曰至親者兄弟情不忍崇父之下
兄爲尊矣禮亦不敢崇吾乞哀而已兄聞之感動詈其
嫂曰爾使我不得爲人也亦登屋呼曰非我也嫂也魂
又嗚咽曰嫂者兄之妻兄不可崇嫂豈可崇耶嫂愧不

敢出自是善視其子女鬼亦不復哭矣使遭兄弟之變
者盡如此鬼寧有闖牆之釁乎

衛媪從姪虞惇之乳母也其夫嗜酒恒在醉鄉一夕鍵
戶自出莫知所往或言鄰圃井畔有履視之果所著窺
之尸亦在衆謂墻不甚短醉人豈能踰且投井何必脫
履咸大惑不解詢守圃者則是日賣菜未歸惟婦攜幼
子宿言夜聞墻外有二人邀客聲繼又聞牽拽固留聲
又訇然一聲如人自墻躍下者則聲在墻內矣又聞延
坐屋內聲則聲在井畔矣俄聞促客解屨上牀聲又訇
然一聲遂寂無音響此地故多鬼不以爲意不虞此人

之入井也其溺鬼求代者乎遂堙是井後亦無他族叔棨庵言嘗見旋風中有一女子張袖而行迅如飛鳥轉瞬已在數里外又嘗於大槐樹下見一獸跳擲非犬非羊毛作褐色卽之已隱均不知何物余曰叔平生專意研經不甚留心於子史此二物古書皆載之女子乃飛天夜叉博異傳載唐薛淙于衛州佛寺見老僧言居延海上見天神追捕者是也褐色獸乃樹精史記秦本紀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注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木有牛從木中出復見於豐水之中列異傳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以騎擊之騎不

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庾信枯樹賦曰白鹿貞松青牛文梓柳宗元祭纛文曰豐有大特化爲巨梓秦人憑神乃建旄頭卽用此事也王德圃言有縣吏夜息松林聞有泣聲吏故有膽尋往視之則男女二人並坐石几上喁喁絮語似夫婦相別者疑爲淫奔詰問其由男子起應曰爾勿近我鬼也此女吾愛婢不幸早逝雖葬他所而魂常依此今被配入轉輪從此一別茫茫萬古故相悲耳問生爲夫婦各有配偶豈死後又顛倒移換耶曰惟節婦守貞者其夫在泉下暫留待死後同生人世再續前緣以補其一生之

勞苦餘則前因後果各以罪福受生或及待或不及待不能齊矣爾宜自去吾二人一刻千金不能與爾談冥事也張口噓氣木葉亂飛吏悚然反走後再過其地知爲某氏墓也德圃爲凝齋先生姪先生作秋燈叢話漏載此事豈德圃偶未言及抑先生偶失記耶

先外祖母曹太恭人嘗告先太夫人曰滄州一宦家婦不見荅於夫鬱鬱將成心疾性情乖刺琴瑟愈不調會有高行尼至詣問因果尼曰吾非冥吏不能稽配偶之籍也亦非佛菩薩不能照見三生也然因緣之理則吾知之矣夫因緣無無故而合者也夫以恩合者必相

歡以怨結者必相忤又有非恩非怨亦恩亦怨者必負欠使相取相償也如是而已爾之夫婦其以怨結者乎天所定也非人也雖然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故釋迦立法許人懺悔但消爾勝心戢爾傲氣逆來順受以情感而不以理爭修爾內職事翁姑以孝處娣姒以和待妾媵以恩盡其在我而不問其在人庶幾可以挽回乎徒問往因無益也婦用其言果相睦如初先太夫人嘗以告諸婦曰此尼所說真閨閣中解冤神咒也信心行持無不有驗如或不驗尙是行持未至耳

蔡太守必昌云判冥論者疑之然朱竹君之先德

唐人稱人

故父曰先德
見北夢瑣言

蔡君先告以亡期蔡君之母亦自預知其
亡期皆曰辰不爽是又何說歟宋石君撫軍言其他事
甚悉石君非妄語人也顧郎中德懋亦云判冥後自言
以洩瀾陰府事謫爲社公無可驗也余嘗聞其論冥律
已載灤陽消夏錄中其論鬼之存亡亦頗有理大意謂
人之餘氣爲鬼氣久則漸消其不消者有三忠孝節義
正氣不消猛將勁卒剛氣不消鴻材碩學靈氣不消不
遽消者亦三冤魂恨魄茹痛黃泉其怨結則氣亦聚也
大富大貴取多用宏其精壯則氣亦盛也兒女纏綿埋
憂憤恨其情專則氣亦凝也至於凶殘猝悍戾氣亦不

遽消然墮泥犁者十之九又不在此數中矣言之鑿鑿
或亦果有所徵耶

雍正戊申夏崔莊有大旋風自北而南勢如潮涌余家

樓堞半揭去

北方鄉居者率有明
樓以防盜上爲城堞

從伯燦宸公家有花

二盞水一甕併捲置屋上位置如故毫不欹側而堦前

一風爐銅銚炭火方熾乃安然不動莫明其故次日詢

迤北諸村皆云未見過村數里卽漸高入雲其風黃色

嗅之有腥氣或地近東瀛不過百里海神來往水怪飛

騰偶然狡獪歟

從姪虞惇甲辰閏三月官滿城教諭時其同官戴君邀

遊抱陽山戴攜彭劉二生從山前往虞惇偕弟汝僑子樹璟及金劉二生由山後觀牛角洞仙人室諸勝方升山麓遙見一人岩上立意戴君遣來迎也相距尙里許急往赴之愈近其人漸小至則白石一片倚岩植立高尺五六寸廣四五寸耳絕不類人形而望之如人奇矣凡物遠視必小歐羅巴人所謂視差也此石遠視大而近視小抑又奇矣迨下山里許再回視之仍如初見狀衆謂此石有靈擬上山攜取歸彭生及樹璟先往覓不得汝僑又與二劉生同往道路依然物物如舊石竟不可復睹矣蓋邃谷深崖神靈所宅偶然示現往往有之

是山所謂仙人室者在峭壁之上人不能登土人每遙見洞口人來往其必煉精羽化之徒矣

申丈蒼嶺言劉智廟有兩生應科試夜行失道見破屋權投棲止院落半圯亦無門窻擬就其西廂坐聞樹後語曰同是土類不敢相拒西廂是幼女居乞勿入東廂是老夫訓徒地可就坐也心知非鬼卽狐然疲極不能再進姑向樹拱揖相對且坐忽憶當向之問路再起致詞則不應矣闇中摸索覺有物觸手捫之乃身畔各有半爪謝之亦不應質明將行又聞樹後語曰東去二里卽大路矣一語奉贈周易互體究不可廢也不解所云

叩之又不應比就試策果問互體場中皆用程朱說惟
二生依其語對並列前茅焉

乾隆甲子余在河間應科試有同學以帕繫首云墮驢
傷額也旣而有同行者知之曰是於中途遇少婦靚粧
獨立官柳下忽按轡問途少婦曰南北驛路車馬往來
豈有迷途之患爾直欺我孤立耳忽有飛瓦擊之流血
被面少婦徑入秫田去不知是人是狐是鬼也但未見
舉手而瓦忽橫擊疑其非人鬼又不應白日出疑其狐
矣高梅村曰此不必深問無論是人是鬼是狐總之當
擊耳又丁卯秋聞有京官子暮過橫街東爲娼女誘入

室突其夫半夜歸脅使盡解衣履裸無寸縷負置門外
叢冢間京官子無計乃號呼稱遇鬼有人告其家迎歸
姚安公時官戶部聞之笑曰今乃知鬼能作賊此均足
爲佻薄者戒也

烏魯木齊千總柴有倫言昔征霍集占時率卒搜山於
珠爾士斯深谷中遇瑪哈沁射中其一負矢奔去餘七
八人亦四竄奪得其馬及行帳樹上縛一回婦左臂左
股已齧食見骨噉噉作蟲鳥鳴見有倫屢引其頸又作
叩顙狀有倫知其求速死剗及貫其心瞳目長號而絕
後有倫復經其地水暴漲不敢涉姑憩息以待減退有

旋風來往馬前修行條止若相引者有倫悟爲回婦之鬼乘騎從之竟得淺處以渡

季廉夫言泰興有賈生者食餽於庠而僻好符籙禁咒事尋師訪友煉五雷法竟成後病篤恍惚見鬼來攝舉手作訣鬼不能近旣而家人聞屋上金鐵聲奇鬼猙獰洶涌而入咸悚惶避出遙聞若相格鬪者徹夜乃止比曉視之已伏於床下死手掙地成一深坎莫知何故也夫死生數也數已盡矣猶以小術與天爭何其不知命乎

廉夫又言鍾太守光豫官江寧時有幕友二人表兄弟

也一司號籍一司批發恒在一室同榻寢一夕一人先睡一人猶秉燭忽見案旁一紅衣女子坐駭極呼其一醒拭目驚視則非女子乃奇形鬼也直前相搏二人並昏仆次日衆怪門不啟破扉入視其先見者已死後見者氣息僅屬灌治得活乃具述夜來狀鬼無故擾人事或有之至現形索命則未有無故而來者幕府賓佐非官而操官之權筆墨之間動鬪生死爲善易爲惡亦易是必冤讎相尋乃有斯變第不知所緣何事耳

烏魯木齊軍吏茹大業言古浪回民有踞佛殿飲博者寺僧孤弱弗能拒也一夜飲方酣一人舒拇指呼曰一

突有大拳如五斗栲栳自門探入五指齊張厲聲呼曰
六舉掌一拍燭滅几碎十餘人並驚仆至曉乃漸蘇自
自是不敢復至矣佛於衆生無計較心其護法善神之
示現乎

蘇州朱生煥舉壬午順天鄉試第二人余分校所取也
一日集余閱微艸堂酒間各說異聞生言曩乘舟見一
舵工額上恒粘一膏藥縱約寸許橫倍之云有瘡須避
風行數日一篙工私語客曰是大奇事云有瘡者僞也
彼嘗爲會首賽水神例應捧香而前一夕犯不潔方跪
致祝有風颭爐灰撲其面骨慄神悚幾不成禮退而拂

拭則額上現一墨畫秘戲圖神態生動宛肖其夫婦洗
濯不去轉更分明故以膏藥掩之也衆不深信然既有
此言出入往來不能不注視其額舵工覺之曰小兒又
饒舌耶長喟而已然則其事始不虛惜未便揭視之耳
又余乳母李媪言曩登泰山見娼女與所歡皆往進香
遇於逆旅伺隙偶一接脣竟膠粘不解擘之則痛徹心
髓衆爲懺悔乃開或曰廟祝賄娼女作此狀以聳人信
心也是亦未可知矣

獻縣刑房吏王瑾初作吏時受賄欲出一殺人罪方濡
筆起草紙忽飛著承塵上旋舞不下自是不敢枉法取

錢恒舉以戒其曹偶不自諱也後一生温飽以老壽終
又一吏恒得賄舞文亦一生無禍然歿後三女皆為娼

其次女事發當杖伍伯夙戒其徒曰此某師傅女土俗呼吏

日師宜從輕女受杖訖語搗母曰微我父曾為吏我今

日其殆矣嗟乎烏知其父不為吏今日原不受杖哉

交河有姊妹二妓皆為狐所媚羸病欲死其家延道士

効治狐不受捕道士怒趣設壇牒雷部狐化形為書生

見道士曰鍊師勿苦相讐也夫採補殺人誠干天律然

亦思此二女者何人哉飾其冶容蠱惑年少無論其破

人之家不知凡幾廢人之業不知凡幾間人之夫婦不

知凡幾罪皆當死即彼攝人之精吾攝其精彼致人之

疾吾致其疾彼戕人之命吾戕其命皆所謂請君入甕

天道宜然鍊師何必曲庇之且鍊師之効治謂人命至

重耳夫人之為人以有人心也此輩機械萬端寒煖百

變所謂人面獸心者也既已獸心即以獸論以獸殺獸

事理之常深山曠野相食者不啻恒河可一一上瀆雷

部耶道士乃舍去論者謂道士不能制狐造此言也然

其言則深切著明矣

程魚門言朱某昵淮上一妓金盡被斥出一日有西商

過訪妓僕輿奢麗揮金如土妓兢兢恐其去盡謝他客

曲意效媚日贈金帛珠翠不可縷數居兩月餘云暫出
赴揚州遂不返訪問亦無知者貨貨既饒擬去北里爲
良家檢點篋笥所贈已一物不存朱某所贈亦不存惟
留二百餘金恰足兩月餘酒食與一家迷離倘恍如夢
乍回或曰聞朱某有狐友始代爲報復云

魚門又言遊士某在廣陵納一妾頗嫺文墨意甚相得
時於閨中倡和一日夜飲歸僮婢已睡室內闇無燈火
入視闐然惟案上一札曰妾本狐女僻處山林以夙負
應償從君半載今業緣已盡不敢淹留本擬暫住待君
以展永別之意恐兩相悽戀彌難爲懷是以茹痛竟行

不敢再面臨風回首百結柔腸或以此一念三生石上
再種後緣亦未可知耳諸惟自愛勿以一女子之故至
損清神則妾雖去而心稍慰矣某得書悲感以示朋舊
咸相慨嘆以典籍嘗有此事弗致疑也後月餘妾與所
歡北上舟行被盜鳴官待捕稽留淮上者數月其事乃
露蓋其母重鬻於人僞以狐女自脫也周書昌曰是真
狐女何僞之云吾恐誌異諸書所載始遇仙姬久而舍
去者其中或不無此類也乎

余在翰林日侍讀索公爾遜同齋戒於待詔廳廳舊有

書衡山舊署一區又聯句一索公言前征霍集占時奉

對今聯句尙存匾則久亡矣

參贊大臣檄調中途逢大雪車仗不能至僅一行帳隨
姑支以憇苦無枕覓得二三死人首主僕枕之夜中並
蠕蠕掀動叱之乃止余謂此非有鬼亦非因叱而止也
當斷首時生氣未盡爲嚴寒所束鬱伏於中得人氣溫
蒸凍解而氣得外發故能自動已動則氣散故不再動
矣凡物生性未盡者以火炙之皆動是其理也索公曰
從古戰場不聞逢鬼吾心惡之謂吾命衰也今日乃釋
此疑

崔莊多棗動輒成林俗謂之棗行戶即余小時聞有婦
女數人出挑菜過樹下有小兒坐樹杪摘紅熟者擲地

下衆競拾取小兒急呼曰吾目喜周二姐嬌媚摘此與
食爾輩黑鬼何得奪也衆怒詈二姐惡其輕薄亦怒詈
拾塊擊之小兒躍過別枝如飛鳥穿林去忽悟村中無
此兒必妖魅也姚安公曰賴周二姐一詈一擊否則必
爲所媚矣凡妖魅媚人皆自招致蘇東坡范增論曰物
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

有選人在橫街夜飲步月而歸其寓在珠市口因從香
廠取捷徑一小奴持燭籠行中踣路而滅望一家燈未
息往乞火有婦應門邀入茗飲心知爲青樓姑以遣興
然婦羞澁低眉意色慘沮欲出又牽袂固留試調之亦

宛轉相就適攜數金卽以贈之婦謝不受但祈曰如念
今宵愛有長隨某住某處渠久聞居妻亡子女幼不免
飢寒君肯攜之赴任則九泉感德矣選人戲問卿可相
隨否泣然曰妾實非人卽某妻也爲某不能贍子女故
冒耻相求耳選人悚然而出回視乃一新冢也後感其
意竟攜此人及子女去求一長隨至鬼亦薦枕長隨之
多財可知財自何來其蠹官而病民可知矣

牛犢馬駒或生鱗角蛟龍之所合非真麟也婦女露寢
爲所合者亦有之惟外舅馬氏家一佃戶年近六旬獨
行遇兩雷電晦冥有龍探爪按其笠以爲當受天誅悸

而踏覺龍碎裂其袴以爲褌衣而後施刑也不意龍捩
轉其背據地淫之稍轉側縮避輒怒吼磨牙其頂懼爲
吞噬伏不敢動移一二刻始霹靂一聲去呻吟膾上腥
涎滿身幸其子持簞來迎乃負以返初尚諱匿旣而創
甚求醫藥始道其實耘苗之候饁婦衆矣乃狎一男子
牧豎亦衆矣乃狎一衰翁此亦不可以理解者

王方湖言蒙陰劉生嘗宿其中表家偶言家有怪物出
沒不恒亦不知其潛何所但閭中遇之輒觸人倒覺其
身堅如鐵石劉故喜獵恒以鳥銃隨曰若然當攜此自
防也書齋凡三楹就其東室寢方對燈獨坐見西室一

物向門立五官四體一一似人而目去眉約三寸口去鼻僅分許部位乃無一似人劉生舉銃擬之卽却避俄手掩一扉出半面外窺作欲出不出狀纔一舉銃則又藏似懼出而人襲其後者劉生亦懼怪襲其後不敢先出也如是數回忽露全面向劉生搖首吐舌急發銃一擊則鉛丸中扉上怪已衝烟去矣蓋誘人發銃使一發不中不及再發卽乘機遁也兩敵相持先動者敗此之謂乎使恣而不發遲至天曉此怪旣不能透壁穿窓勢必由戶出則必中銃不出則必現形矣然自此知其畏銃後伏銃窻櫺伺出擊之瑣然仆地如簷瓦墮裂聲視

之乃破甕一片兒童就近沿無泐處戲畫作人面筆墨拙澁隨意塗抹其狀一如劉生所見云
有富室子病危絕而復蘇謂家人曰吾魂至冥司矣吾嘗捐金活二命又嘗強奪某女也今活命者在冥司具保狀而女之父亦訴牒喧辯尙未決吾且歸也越二日又絕而復蘇曰吾不濟矣冥吏謂奪女大惡活命大善可相抵冥王謂活人之命而復奪其女許抵可也今所奪者此人之女而所活者彼人之命彼人活命之德報此人奪女之仇以何解之乎旣善業本重未可全銷莫若冥司不刑賞註來生恩自報恩怨自報怨可也語訖

而絕案歐羅巴書不取釋氏輪迴之說而取其天堂地獄亦謂善惡不相抵然謂善惡不抵是絕惡人爲善之路也大抵善惡可抵而恩怨不可抵所謂冤家債主須得本人是也尋常善惡可抵大善大惡不可抵曹操贖蔡文姬不得不謂之義舉豈足抵篡弑之罪乎曹操雖未篡然以周文王自比其志則篡也特畏公議耳至未來生中人未必相遇事未必相值故因緣湊合或在數世以後耳

宋村厰

從弟東白莊名土人省語呼厰裏

倉中舊有狐余家未析箸時

姚安公從王德庵先生讀書是莊僕隸夜入倉院多被瓦擊而不見其形惟先生得納涼其中不遭擾戲然時

見男女往來且木榻藤杌俱無纖塵若時拂拭者一日閨中見人循墻走似是一翁呼問之曰吾聞狐不近正人吾其不正乎翁拱手對曰凡與妖作祟之狐則不敢近正人若讀書知禮之狐則樂近正人先生君子也故雖少婦稚女亦不相避信先生無邪心也先生何反自疑耶先生曰雖然幽明異路終不宜相接請勿見形可乎翁磬折曰諾自是不復睹矣

沈瑞彰寓高廟讀書夏夜就文昌閣廊下睡人靜後聞閣上語曰吾曹亦無用錢處爾積多金何也一人答曰欲以此金鑄銅佛送西山潭柘寺供養冀仰託福佑早

得解形一人作啐聲曰咄咄大錯布施須已財佛豈不問汝來處受汝盜來金耶再聽之寂矣善哉野狐檀越雲集之時儻聞此語應如霹靂聲也

瑞彰又言嘗偕數友遊西山至林巒深處風日暄妍泉石清曠雜樹新綠野花半開眺賞間聞木杪誦書聲仰視無人因揖而遙呼曰在此朗吟定爲仙侶叨同儒業可請下一談乎誦聲忽止俄琅琅又在隔溪有欲覓路追尋者瑞彰曰世外之人趁此良辰尚耽研典籍我輩身列黌宮乃在此攜酒榼看遊女其鄙而不顧宜矣何必多此跋涉乎衆乃止

滄州有一游方尼卽前爲某夫人解說因緣者也不許婦女至其寺而肯至人家雖小家以粗糲爲供亦欣然往不勸婦女布施惟勸之存善心作善事外祖雪峯張公家一范姓僕婦施布一疋尼合掌謝訖置几上片刻仍舉付此婦曰檀越功德佛已鑒照矣旣蒙見施布卽我布今已九月頃見尊姑猶單衫謹以奉贈爲尊姑製一絮衣可乎僕婦踉蹌無一詞惟面頰汗下姚安公曰此尼乃深得佛心惜閨閣多傳其軼事竟無人能舉其名

先太夫人乳母廖媪言四月二十八日滄州社會也婦

女進香者如雲有少年於日暮時見城外一牛車向東去載二女皆妙麗不類村粧疑爲大家內眷又不應無一婢媪且不應坐露車正疑思間一女遺紅帕於地其中似裏數百錢女及徇者皆不顧少年素朴愿恐或追覓爲累亦未敢拾歸以告母譙訶其癡越半載鄰村少年爲二狐所媚病瘵死有知其始末者曰正以拾帕索帕兩相調謔媾合也母聞之憬然悟曰吾乃知癡是不癡不癡是癡

有納其奴女爲媵者奴弗願然無如何也其人故隸旗籍亦自有主媵後生一女年十四五主聞其姝麗亦納

爲媵心弗願亦無如何也喟然曰不生此女無此事其妻曰不納某女自不生此女矣乃爽然自失又親串中有一女日構其嫂使受譙責不聊生及出嫁亦爲小姑所構日受譙責如其嫂歸而對嫂揮涕曰今乃知婦難爲也天道好還豈不信哉又一少年喜窺婦女窻罅簾隙百計潛伺一日醉寢或戲以膏藥糊其目醒覺腫痛不可忍急揭去眉及睫毛並拔盡且所糊卽所蓄媚藥性至酷烈日受其薰灼竟以漸盲又一友好傾軋往來播弄能使膠漆成冰炭一夜酒渴飲冷茶中先墮一蝎陡螫其舌潰爲瘡雖不致命然舌短而拗戾語言不復

便捷矣此亦若或使之非偶然也

先師陳文勤公言有一同鄉不欲著其名平生亦無大過惡惟事事欲利歸于己害歸於人是其本志耳一歲北上公車與數友投逆旅雨暴作屋盡漏初覺漏時惟北壁數尺無漬痕此人忽稱感寒就是榻蒙被取汗衆知其詐病而無詞以移之也雨彌甚衆坐屋內如露宿而此人獨酣卧俄北壁頽圯衆未睡皆急奔出此人正壓其下額破血流一足一臂並折傷竟昇而歸此足爲有機心者戒矣因憶奴子于祿性至狡從余往烏魯木齊一日早發陰雲四合度天欲雨乃盡置其衣裝於車

箱以余衣裝覆其上行十餘里天竟放晴而車陷于淖水從下入反盡濡焉其事亦與此類信巧者造物之所忌也

沈淑孫吳縣人御史芝光先生孫女也父兄早卒鞠於祖母祖母楊文叔先生妹也諱芬字瑤季工詩文畫花卉尤工故淑孫亦習詞翰善渲染幼許余姪汝備未嫁而卒病革時先太夫人往視之沈夫人泣呼曰招孫其也爾祖姑來矣可一相認也時已沉迷猶張目視淚承小曉舉手攀太夫人釧解而與之親爲貫於臂微笑而瞑始悟其意欲以紀氏物斂也初病時自知不起畫一卷

良後直生集卷十三
緘封甚固恒置枕函邊問之不答至是亦悟其留與太夫人發之乃兩蘭一幅上題曰獨坐寫幽蘭圖成只自看憐渠空谷裏風雨不勝寒蓋其家庭之間有難言者阻滯嫁期亦是故也太夫人悲之欲買地以葬姚安公謂於禮不可乃止後其柩附漕舶歸太夫人尙恍惚夢其泣拜云

王西侯言曾與客作都四夜行淮鎮西倦而少憩聞一鬼遙呼曰村中賽神大有酒食可共往飲啖衆鬼曰神筵那可近爾勿造次呼者曰是家兄弟相爭叔姪互軋弄及之氣充塞門庭敗徵已具神不享矣爾輩速往毋

使他人先也西侯素有膽且立觀其所往鬼漸近樹上繫馬皆驚嘶惟見黑氣濛濛轉繞從他道去不知其詣誰氏也夫福以德基非可祈也禍以惡積非可禳也苟能爲善雖不祭神亦助之敗理亂常而竇祀以冀神佑神受賂乎

梁豁堂言有廖太學悼其寵姬幽鬱不適姑消夏於別墅窻俯清溪時開對月一夕聞隔溪榜掠冤楚聲望似縛一女子伏地受杖正懷疑疑眺女子呼曰君乃在此忍不相救耶諦視正其寵姬駭痛欲絕而崖陡水深無路可過問爾葬某山何緣在此姬泣曰生前恃寵造業

頗深歿被謫配於此猶人世之軍流也社公酷毒動輒鞭箠非大放焰口不能解脫也語訖爲衆鬼牽曳去廖愛戀旣深不違所請乃延僧施食冀拔沉淪月餘後聲又如前趨視則諸鬼益衆姬裸身反接更摧辱可憐見廖哀號曰前者法事未備而牒神求釋被駁不行社公以祈靈無驗毒虐更增必七晝夜水陸道場始能解此厄也廖猛省社公不在誰此監刑社公如在鬼豈敢斥言其惡且社公有廟何爲來此毋乃點鬼幻形給求經職耶姬見廖凝思又呼曰我實是某君毋過疑廖曰此灼然僞矣因詰曰汝身有紅痣能舉其生於何處則信

汝矣鬼不能答斯須間稍稍散去自是遂絕此可悟世情狡獪雖鬼亦然又可悟情有所牽物必抵隙廖自云有竈婢歿葬此山下必其知我眷念教衆鬼爲之又可惜外患突來必有內間矣

豁堂又言一粵東舉子赴京過白溝河在逆旅午餐見有驟車載婦女住對屋中飯畢先行偶步入見壁上新題一詞曰垂楊裊裊映回汀作態爲誰青可憐弱絮隨風來去似我飄零濛濛亂點羅衣袂相送過長亭丁寧囑汝沾泥也好莫化浮萍

按此詞名秋波舉子曰此妓即眼兒媚也

語也有厭倦風塵之意矣日日逐之同行至京猶遣小

奴記其下車處後宛轉物色竟納爲小星兩不相期偶
然湊合以一小詞爲紅葉此真所謂前緣矣

舅祖陳公德音家有婢惡貓竊食見則撻之貓聞其款
笑卽竄避一日舅祖母郭太安人使守屋閉戶暫寢醒
則盤中失數梨旁無他人猫犬又無食梨理無以自明
竟大受捶楚至晚忽得於竈中大以爲怪驗之一一有
猫爪齒痕乃悟猫故銜去使亦以竊食受撻也蜂蠶有
毒信哉婢憤恚欲再撻猫郭太安人曰斷無縱汝殺猫
理猫既不殺恐冤冤相報不知出何變怪矣此婢自此
不撻猫猫見此婢亦不復竄避

桐城耿守愚言一士子遊嵩山搜剔古碑不覺日晚時
方盛夏因藉草眠松下半夜露零寒侵衣袖縈而醒偃
卧看月遙見數人從小徑來敷席山岡酌酒環坐知其
非人懼不敢起姑側聽所言一人曰二公謫限將滿當
入轉輪不久重睹白日矣受生何所已得消息否上坐
二人曰尙不知也旣而皆起曰社公來矣俄一老人扶
杖至對二人拱手曰頃得冥牒來告喜音二公前世良
朋來生嘉耦指右一人曰公官人指左一人曰公夫人
也右者顧笑左者默不語社公曰公何悒悒閻羅玉室
誤註哉此公性剛直剛則凌物直則不委曲體人情平

生多所樹立亦多所損傷故沉淪幾二百年乃得解脫然究君子之過故仍得爲達官公本長者不肯與人爲禍福然事事養癰不治亦貽患無窮故墮鬼趣二百年謫墮女身以平生深而不險柔而不佞故不失富貴又以此公多忤而公始終與相得故生是因緣神理分明公何悒悒哉衆譁笑曰渠非悒悒直初作新婦未免嬌羞耳有酒有餽請社公相禮先爲合盃可乎酬酢喧襍不復可辨晨雞俄唱各匆匆散去不知爲前代何許人也

李應絃言甲與乙鄰居世好幼同嬉戲長同硯席相契

如兄弟兩家男女時往來雖隔牆猶一宅也或爲甲婦造謗謂私其表弟甲偵無迹然疑不釋密以情告乙祈代偵之乙故謹密畏事謝不能甲私念未偵而謝不能是知其事而不肯偵也遂不再問亦不明言然由是不答其婦婦無以自明竟鬱鬱死死而附魂于乙曰莫親於夫婦夫婦之事乃密祈汝偵此其信汝何如也使汝力白我冤甲疑必釋或陽許偵而徐告以無據甲疑亦必釋汝乃慮脫偵得實不告則負甲告則汝將任怨也遂置身事外翹然自全致我賫恨於泉壤是殺人而不操兵也今日訴汝於冥王汝其往質竟顛癩數日死甲

亦曰所以需朋友爲其緩急相資也此事可欺我豈能欺人人疎者或可欺豈能欺汝我以心腹託汝無則當言無直詞責我勿以浮言間夫婦有則宜密告我使善爲計勿以穢聲累子孫乃視若路人以推諉啟疑竇何貴有此朋友哉遂亦與絕死竟不弔焉乙豈真欲殺人哉世故太深則趨避太巧耳然畏小怨致大怨畏一人之怨致兩人之怨卒殺人而以身償其巧安在乎故曰非極聰明人不能作極懵懂事

竇東臯前輩言前任浙江學政時署中一小兒恒往來供給使以爲役夫之子弟不爲怪也後遺移一物對曰

不能異而詢之始自言爲前學使之僮歿而魂留於是也蓋有形無質故能傳語而不能舉物於事理爲近然則古書所載鬼所能爲與生人無異者又何說歟

特納格爾爲唐金滿縣地尙有殘碑吉木薩有唐北庭都護府故城則李衛公所築也週四十里皆以土壑壘成每壑厚一尺濶一尺五六寸長二尺七八寸舊瓦亦廣尺餘長一尺五六寸城中一寺已圮盡石佛自腰以下陷入土猶高七八尺鐵鐘一高出人頭四圍皆有銘鏽澁模糊一字不可辨識惟刮視字稜相其波磔似是八分書耳城中皆黑煤掘一二尺乃見土額魯特云此

城昔以火攻陷四面礮臺卽攻城時所築其爲何代何人則不能言之蓋在準噶爾前矣城東南山岡上一小城與大城若相倚角額魯特云以此一城阻礙攻之不克乃以礮攻也庚寅冬烏魯木齊提督標增設後營余與永餘齋名慶時爲迪化城督糧道後官至湖北布政使奉檄籌畫駐兵地萬山叢雜議數日未定余謂餘齋曰李衛公相度地形定勝我輩其所建城必要隘蓋因之乎餘齋以爲然議乃定卽今古城營也本名破城大學士溫公爲改此名其城望之似孤懸然山中千蹊萬徑其出也必過此城乃知古人真不可及矣褚筠心學士修西域圖志時就訪古迹偶忘語此

今附識之

喀什噶爾山洞中石壁刻平處有人馬像回人相傳云是漢時畫也頗知護惜故歲久尙可辨漢畫如武梁祠堂之類僅見刻本真跡則莫古於斯矣後戍卒燃火禦寒爲烟氣所薰遂模糊都盡惜初出師時無畫手橐筆摹留一紙也

次子汝傳婦趙氏性至柔婉事翁姑尤盡孝馬夫人稱其工容言德皆全備非偏愛之詞也不幸早卒年僅三十有三余至今悼之後汝傳官湖北時買一妾體態容貌與婦竟無毫髮差一見駭絕署中及見其婦者亦莫

可惜

不駭絕計其生時婦尙未歿何其相肖至此歟又同歸一夫尤可異也然此妾入門數月又復天逝造物又何必作此幻影使一見再見乎

桐城姚別峯工吟詠書仿趙吳興神骨逼肖嘗摹吳興體作偽迹薰閣其紙賞鑒家弗能辨也與先外祖雪峯

張公善往來恒王其家動淹旬月後聞其觀潮沒於水外祖甚悼惜之余小時多見其筆迹惜年幼不知留意

竟忘其名矣舅祖紫衡張公

先祖母與先母爲姑姪凡祖母兄弟惟雪峯公稱外

祖有服之親從其近也餘則皆稱舅祖統於尊也

嘗延之作書居宅西小園中

一夕月明見窻上有女子影出視則無四望園內似有

翠裘紅袖隱隱樹石花竹間東就之則在西南就之則

在北環走半夜迄不能一睹倦而憇息聞窻外語曰君

爲書金剛經一部則妾當相見拜謝不過七千餘字君

肯見許耶別峯故好事急問卿爲誰寂不應矣適有宣

紙素冊次日盡謝他筆墨一意寫經寫成炷香供几上

覬其來取夜中已失之至夕徘徊悵望果見女子冉冉

花外來叩顙至地別峯方舉手引之挺然起立雙目上

視血淋漓胸臆間乃自剉鬼也噉然驚仆館僮聞聲持

燭至已無睹矣頓足恨爲鬼所賣雪峯公曰鬼云拜謝

已拜謝矣鬼不賣君君自生妄念於鬼何尤

身親閱歷乃能
為是言

于南溟明經曰人生苦樂皆無盡境人心憂喜亦無定
程曾經極樂之境稍不適則覺苦曾經極苦之境稍得
寬則覺樂矣嘗設帳康寧屯館室湫隘幾不可舉頭門
無簾牀無帳院落無樹久旱炎鬱如坐炊甑解衣午愁
蠅擾擾不得交睫煩躁殆不可耐自謂此猛火地獄也
久之倦極睡去夢乘舟大海中颶風陡作天日晦冥檣
斷帆摧心膽碎裂頃刻覆沒忽似有人提出擲於岸上
卽有人持繩束縛閉置地窖中闇不睹物呼吸亦咽塞
不通恐怖窘急不可言狀俄聞耳畔喚聲霍然開目則
仍卧三脚木榻上覺四體舒適心神開朗如居蓬萊方

凡事須退步想

丈間也是夕月明與弟子散步河干坐柳下敷陳此義
微聞艸際嘆息曰斯言中理我輩沉淪水次終勝於地
獄中人

外舅周籙馬公家有老僕曰門世榮自言嘗渡吳橋鉤
盤河日已暮矣積雨暴漲沮洳縱橫不知何處可涉見
二人騎馬先行迂回取道皆得淺處似熟悉地形者因
逐之行將至河干一人忽勒馬立待世榮至小語曰君
欲渡河當左繞半里許對岸有枯樹處可行吾導此人
來此將有所為君勿與俱敗疑為劫盜悚然返轡從所
指路別行而時時回顧見此人策馬先行後一人隨至

道光壬辰余典試四
川鄂潤亭制府以
一片託予携致鄂
蘭石大理尚先

粵東蕉葉長一三
其果長如葉味甜
而濁

粵東榕樹陰可蓋
十餘畝其幹大如數
間屋土人為屋有
作三層樓者蓋屋
上下闔家居之

中流突然滅頂人馬俱沒前一人亦化旋風去乃知為
報冤鬼也

田丈耕野官涼州鎮時攜回萬年松一片性溫而活血
煎之色如琥珀婦女血枯血閉諸證服之多驗親串家
遞相乞取久而遂盡後余至西域乃見其樹直古松之
皮非別一種也土人煮以代茶亦微有香氣其最大者
根在干仅深澗底枝榦亭茗直出山脊尙高二三十丈
皮厚者二尺有餘奴子吳玉保嘗取其一片為牀余謂
閩廣芭蕉葉可容一二人卧再得一片作席亦一奇觀
又嘗見一人家即樹孔施門窗以梯上下入之儼然一

屋余與呼延化州同登視

名華國長安人己未
進士前化州知州

化州曰

此家以巢居兼穴處矣蓋天山以北如烏孫突厥古多
行國不需梁柱之材故斧斤不至意其真盤古時物萬
年之名殆不虛矣

田白岩曰名妓月賓嘗來往漁洋山人家如東坡之於
琴操也蘇斗南因言少時見山東一妓自云月賓之孫
女尚有漁洋所贈扇索觀之上畫一臨水艸亭傍倚二
柳題庚寅三月道冲寫不知為誰左側有行書一詩曰
烟縷濛濛蘸水青纖腰相對鬪娉婷樽前試問香山老
柳宿新添第幾星不署名字一小印已模糊斗南以為

高年耆宿偶賦閒情故諱不自著也余謂詩格風流是
新城宗派然漁洋以辛卯夏卒庚寅是其前一歲是時
不當有老友香山老定指何人如云自指又不當云試
問且詞意輕巧亦不類老筆或是維摩丈室偶留天女
散花他少年代爲題扇以此調之妓家借託盛名而不
解文義遂誤認顏標耳

王觀光言壬午鄉試與數友共租一小宅讀書觀光所
居室中半夜燈光忽黯碧剪剔復明見一人首出地中
對燈噓氣拍案叱之急縮入停刻許復出叱之又縮如
是七八度幾四鼓矣不勝其擾又素以膽自負不欲呼

同舍靜坐以觀其變乃惟張目怒視竟不出地覺其無
能爲息燈竟睡亦不知其何時去然自此不復睹矣吳
惠叔曰殆冤鬼欲有所訴惜未一問也余謂果爲冤鬼
當哀泣不當怒視粉房琉璃街迤東皆多年叢冢民居
漸拓每夷而造屋此必其骨在屋內生人陽氣薰爍鬼
不能安故現變怪驅之去初拍案叱是不畏也故不敢
出然見之卽叱是猶有勉之見存故亦不肯竟去至息
燈自睡則全置此事於度外鬼知其終不可動遂亦不

虛相恐怖矣東坡書孟德事一篇卽是此義小時聞巨
盜李金梁曰凡夜至人家聞聲而嗽者怯也可攻也聞

守如處女出如脫
免如此可論兵

聲而啟戶以待者怯而示勇也亦可攻也寂然無聲莫測動靜此必勅敵攻之十恒七八敗當量力進退矣亦此義也

列子謂蕉鹿之夢非黃帝孔子不能知諒哉斯言余在西域從辦事大臣巴公履視軍臺巴公先歸余以未了事暫留與前副將梁君同宿二鼓有急遞臺兵皆差出余從睡中呼梁起令其馳送約至中途遇臺兵則使接遞梁去十餘里相遇卽還仍復酣寢次日告余曰昨夢公遣我賫

廷寄恐誤時刻鞭馬狂奔今日髀肉尙作楚真大奇事

以真爲夢僕隸皆粲然余烏魯木齊濞詩曰一笑揮鞭馬似飛夢中馳去夢中歸人生事事無痕過

東坡詩事如春夢了

無痕蕉鹿何須問是非卽紀此事也又有以夢爲真者族兄次辰言靜海一人就寢後其婦在別屋夜績此人忽夢婦爲數人劫去噩而醒不自知其夢也遠携梃出門追之奔十餘里果見曠野數人携一婦欲肆强暴婦號呼震耳怒焰熾騰奮力死鬪數人皆被創逸去近前慰問乃近村別一人婦爲盜所劫者也素亦相識姑送還其家惘惘自返婦績未竟一燈尙熒然也此則鬼神或使之又不以夢論矣

交河黃俊生言折傷骨者以開通元寶錢此錢唐初所鑄歐陽詢所書其旁微有偃月形乃進蠟樣時文德皇后誤指一痕因而未改也其字當迴環讀之俗讀為開元通寶以為元宗之錢燒而醋淬研為末以酒服下則銅末自結而為圈周束折處曾以一折足雞試之果接續如故及烹此雞驗其骨銅束宛然此理之不可解者銅末不過入腸胃何以能透膜自到筋骨間也惟倉卒間此錢不易得後見張鷟朝野僉載曰定州人崔務墮馬折足醫令取銅末酒服之遂痊平及亡後十餘年改葬視其脛骨折處銅末束之然則此本古方但云銅末非定用開通元寶錢也

招聚博塞古謂之囊家見李肇國史補是自唐已然矣至藏蓄粉黛以分夜合之資則明以前無是事家有家庭奴官有官妓故也教坊既廢此風乃熾遂為豪猾之利源而駭癡之陷狎律雖明禁終不能斷其根株然利旁倚刀貪還自賊余嘗見操此業者花嬌柳鞦韆近在家庭遂不能使其子孫皆醉眠之阮籍兩兒皆染淫毒延及一門癘疾纏綿因絕嗣續若教氏之鬼竟至餒而臨清李名儒言其鄉屠者買一牛牛知為屠也縋不肯前鞭之則橫逸氣力殆竭始強曳以行牛過一錢肆忽向門屈兩膝跪淚泫泫下錢肆閱之問知價八千如數

乞贖屠者恨其瘠堅不肯賣加以子錢亦不許曰此牛可惡必割刃而甘心雖萬貫不易也牛聞是言蹶然自起隨之去屠者煮其肉於釜然後就寢五更自起開釜妻子怪不回疑而趨視則已自投釜中腰以上與牛俱糜矣夫凡屬含生無不畏死不以其畏而閔惻反以其畏而恚憤牛之怨毒加尋常數等矣厲氣所憑報不旋踵宜哉先叔儀南公嘗見屠者許學牽一牛牛見先叔跪不起先叔贖之以與佃戶張存存豢之數年其駕耒服轅力作較他牛爲倍然則恩怨之間物猶如此矣可不深長思哉

甲與乙望衡而居皆宦裔也其婦皆以姣麗稱二人相契如弟兄二婦亦相契如姊妹乙俄卒甲婦亦卒乃百計圖謀娶乙婦士論譏焉納幣之日廳事有聲登登然如搗疊鼓却扇之夕風撲花燭滅者再人知爲乙之靈也一日甲婦忌辰懸畫像以祀像旁忽增一人影立婦倚側左手自後凭其肩右手戲摩其頰畫像亦側眸流盼紅暈微生諦視其形宛然如乙似淡墨所渲染而絕無筆痕似隱隱隔紙映出而眉目衣紋又纖微畢露心知鬼祟急裂而焚之然已衆目共睹萬口喧傳矣異哉豈幽冥惡其薄行判使取償於地下示此變幻爲負死

友者戒乎

出... 一日... 風... 哭... 甲... 其... 效... 蘇... 二... 人... 琳...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

槐西雜志四

觀弈道人撰

林教諭清標言曩館崇安傳有士人居武夷山麓聞采
茶者言某巖月夜有歌吹聲遙望皆天女也士人故佻
達乃借宿山家月出輒往數夕無所遇山家亦言有是
事但恒在月望歲或一兩聞不常出也士人託言習靜
留待旬餘一夕隱隱似有聲乃潛蹤急往伏匿叢薄間
果見數女皆殊絕一女方拈笛欲吹瞥見人影以笛指
之遽僵如束縛然耳目猶能視聽俄清響透雲曼聲動
魄不覺自贊曰雖遭禁制然妙音媚態已具賞矣語未

竟突一帕飛蒙其首遂如夢魘無聞無見似睡似醒迷惘約數刻漸似蘇息諸女叱羣婢曳出譙呵曰癡兒無狀乃窺伺天上花耶趣折修篁欲行筆楚士人苦自申理言性耽音律冀竊聽幔亭法曲如李暮之傍宮墻寔不敢別有他腸希彩鸞甲帳一女微哂曰憫汝至誠有小婢亦解橫吹姑以賜汝士人匍匐叩謝舉頭已杳回顧其婢廣頰巨目短髮鬢髻腰腹彭亨氣咻咻如喘驚駭懊惱避欲却走婢固引與狎捉搦不釋憤擊仆地化一豕嗥叫去巖下樂聲自此遂絕觀於是婢殆是妖非仙矣或曰仙借豕化婢戲之也儻或然歟

劉燮甫言有一學子年十六七聰俊韶秀似是近上一流甚望成立一日忽發狂譫語如見鬼神俟醒時問之自云景城社會觀劇不覺夜深歸途過一家求飲惟一小婦取水飲我留我小坐言其夫應官外出須明日方歸流目送盼似欲相就愛其婉媚遂相燕好臨行泣涕囑勿再來以二釧贈我次日視之銅青斑斑微有銀色似多年土中者心知是鬼而憶念不忘昨再至其地徘徊尋視突有黑面長髯人手批我頰踉蹌奔歸彼亦隨至從此時時見之向我詬厲我卽忽睡忽醒不知其他也父母爲詣墓設奠併埋其釧俄其子瞋目呼曰我婦

失劍疑有別故而未得主名僅倒懸鞭五百轉鬻遠處
今見汝竊來乃知爲汝所誘此何等事可以酒食金錢
謝耶顛癩月餘竟以不起然則鑽穴踰墻卽地下亦尚
有禍患矣

李雲舉言東光有薰狐者每載燧挾罟來往墟墓間一

夜伏伺之際見一方巾襦衫人自墓頂出魏魏苦侯反

鬼聲也長嘯羣狐四集圍繞叢薄猙獰嗥叫齊呼捕此惡

人煮以作脯薰狐者無路可逃乃攀援上高樹方巾者
指揮羣狐令鋸樹倒卽聞鋸聲訇訇然薰狐者窘急俯
而號曰如蒙見釋不敢再履此地羣狐不應鋸聲更厲

此中國制外夷之法也

如是號再三方巾者曰果而可設誓誓訖鬼狐俱不見
此鬼此狐均可謂善了事矣蓋侵擾無已勢不得不鋌
而走險背城借一以羣狐之力原不難於殺一人然殺
一人易殺一人而激衆人之怒不焚巢犁穴不止也僅
使知畏而縱之姑取和焉則後患息矣有力者不盡其
力乃可以養威屈人者使其易從乃可以就服召陵之
役不責以僭王而責以苞茅使易從也屈完來盟卽旋
師不盡其力以養威也講學家說春秋者動議齊桓之
小就方城漢水之固不識可一戰勝乎一戰而不勝天
下事尚可爲乎淮西符離之事吾徵諸史冊矣

余自雷陽按武康州
行曠野中見出地之雷
在輿前百餘步平地
火光一燦隨有青煙一
道上衝霄漢旬並發
聲因悟電者雷之光
也雷者電之聲也故電
發而雷即從之晝或有
雷而無電晝明掩其

光也夜或見電而不聞
雷者夜晦光易見稍
遠則聲不聞也方是
時千雷萬霆旋繞左
右移計雷若若與下五
蓋於矣然恒在百步
外乃知命不應死定不
相值可以過雷霆之窟
何不可立天石之間哉

族弟繼先嘗宿廣寧門內友人家夜大風雨有雷火自
屋山近房脊之墻謂之屋山以形
似山也范石湖詩屢用之穿過如電光一掣然
墻棟皆搖次日視其處東西壁各一小竇如錢大蓋雷
神逐精魅貫而透也凡擊人之雷從天而下擊怪之雷
則多橫飛以遁逃追捕故耳若尋常之雷則地氣鬱積
奮而上出余在福寧度嶺曾於山巔見雲中之雷在淮
鎮遇雨會於曠野見出地之雷皆如烟氣上衝直至天
半其端火光一爆卽訇然有聲與鏡礮之發無異然皆
在無人之地其有人之地則從無此事或曰天心仁愛
恐觸之者死語殊未然人爲三才之中人之聚處則天

地氣通通則弗鬱安得有雷乎塞外苦寒之地耕種牧
養漸成墟落則地氣漸溫亦此義耳

畢竟是天心仁愛

王岳芳言其家有一刀廷尉公故物也或夜有盜警則
格格作爆聲挺出鞘外一二寸後雷逐妖魅穿屋過刀
墮於地自此不復作聲矣世傳刀劍會漬人血者有警
皆能自響是不盡然惟曾殺多人者乃如是爾每殺一
人刀上必有迹二條磨之不去幼年在河間揚威將軍
哈公元生家曾以其佩刀求售云夜亦有聲驗之信然
也或又謂作聲之故乃鬼所憑是亦不然戰陣所用往
往曾殺千百人豈有千百鬼長守一刀者哉飲血既多

取精不少厲氣之所聚也盜賊凶鷲亦厲氣之所聚也厲氣相感躍而自鳴是猶撫琴者鼓宮宮應鼓商商應而已蕤賓之鐵躍乎池內黃鐘之鐸動乎土中是豈有物憑之哉至雷火猛烈一切厲氣遇之皆消故一觸焰光仍爲凡鐵亦非豐隆列缺專爲此物下擊也

余嘗惜西域漢畫毀於烟煤而稍疑一二千年筆迹何以能在從侄虞惇曰朱墨著石苟風雨所不及苔蘚所不生則歷久能存易州滿城接壤處有村曰神星大河北來復折而東南有兩峯對峙河南北相傳爲落星所結故以名村其峯上峻下歛如雲朵之出地險峻無路

好事者攀踏其孔穴可至山腰多有舊人題名最古者有北魏人五代人皆手迹宛然可辨然則洞中漢畫之存於今不爲怪矣惜其姓名虞惇未暇一一記也易州滿城皆近地當訪其土人問之

虞惇又言落星石北有漁梁土人世擅其利歲時以特牲祀梁神偶有人教以毒魚法用芫花於上流接漬則下流魚蝦皆自死浮出所得十倍於網罟試之良驗因結團焦於上流日施此術一日天方午黑雲自龍潭暴涌出狂風驟雨雷火赫然燔其廬爲燼衆懼乃止夫佃漁之法肇自庖羲然數罟不入仁政存焉絕流而漁聖

人尚惡。况殘忍暴殄聚族而坑哉。干神怒也宜矣。
周書昌曰昔遊鵲華借宿民舍窗外老樹森翳直接岡
頂主人言時聞鬼語不辨所說何事也是夜月黑果隱
隱聞之不甚了了恐驚之散去乃啟窗潛出匍匐草際
漸近竊聽乃講論韓柳歐蘇文各標舉其佳處一人曰
如此乃是中聲何前後七子必排斥不數而務言秦漢
遂啟門戶之爭一人曰質文遞變原不一途宋末文格
猥瑣元末文格纖穠故宋景濂諸公力追韓歐救以春
容大雅三楊以後流爲臺閣之體日就膚廓故李崆峒
諸公又力追秦漢救以奇偉博麗隆萬以後流爲僞體

故長沙一派又反唇焉大抵能挺然自爲宗派者其初
必各有根柢是以能傳其後亦必各有流弊是以互詆
然董江都司馬文園文格不同同時而不相攻也李杜
王孟詩格不同亦同時而不相攻也彼所得者深焉耳
後之學者論甘則忌辛是丹則非素所得者淺焉耳語
未竟我忽作噉聲遂乃寂然惜不盡聞其說也余曰此
與李詞畹記飴山事均以平心之論託諸鬼魅語已盡
無庸歇後矣書昌微愠曰永年百無一長然一生不能
作妄語先生不信亦不敢固爭

董曲江言一儒生頗講學平日亦循謹無過失然崖岸

公忌講學亦忌
其傷者而已

太甚動以不情之論責人友人於五月釋服七月欲納
妾此生抵以書曰終制未三月而納妾知其蓄志久矣
春秋誅心魯文公雖不喪娶猶喪娶也朋友規過之義
不敢不以告其何以教我其持論大抵類此一日其婦
歸寧約某日返乃先期一日怪而詰之曰吾誤以爲月
小也亦不爲訝次日又一婦至大駭愕覓昨婦已失所
在矣然自是日漸疴瘠因以成勞蓋狐女假形攝其精
一夕所耗已多也前納妾者聞之亦抵以書曰夫婦居
室不能謂之不正也狐魅假形亦非意料之所及也然
一夕而大損真元非恣情縱慾不至是無乃燕昵之私

尚有不節以禮者乎且妖不勝德古之訓也周張程朱
不聞曾有遇魅事而此魅公然犯函丈無乃先生之德
尚有所不足乎先生賢者也責備賢者春秋法也朋友
規過之義不敢不以告先生其何以教我此生得書但
力辯實無此事里人造言而已宋清遠先生聞之曰此
所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

袁愚谷制府

諱守侗長山人官至直隸總督諡清懿

少與余同研席又爲

姻家自言三四歲時尚了了記前生五六歲時卽恍惚
不甚記今則但記是一歲貢生家去長山不遠姓名籍
貫家世事迹全忘之矣余四五歲時夜中能見物與晝

余幼時中夜寤開
目視了見一室中
物字以凌漸昏今
則普無所睹矣雲
根存淺刻故又深
乎

無異七八歲後漸昏聞十歲後遂全無睹或夜半睡醒
偶然能見片刻則如故十六七後以至今則一兩年或
一見如電光石火彈指卽過蓋嗜欲日增助神明日減
耳

景州李西厓言其家一佃戶最有膽種瓜畝餘地在叢
冢側熟時恒自守護獨宿草屋中或偶有形聲亦恬不
爲懼一夕聞鬼語嘈雜似相喧詬出視則二鬼冢上格
鬪一女鬼癡立於旁呼問其故一人曰君來大佳一事
乞君斷曲直天下有對其本夫調其定婚之妻者耶其
一人語亦同佃戶呼女鬼曰究竟汝與誰定婚女鬼覲

覲良久曰我本妓女妓家之例凡多錢者皆密訂相嫁
娶今在冥途仍操舊術實不能一一記姓名不敢言誰
有約亦不敢言誰無約也佃戶笑且唾曰何處得此二

癡物舉首則三鬼皆逝矣又小時聞舅祖陳公諱穎孫

記其字號德音公之弟庚子說親見一事曰親申中有

進士仙居知縣秋亭之祖也歿後妾改適者魂附病婢靈語曰我昔問爾爾自言不

嫁今何負心妾殊不懼從容對曰天下有夫尚未亡自

言必改適者乎公此問先憤憤何怪我如是荅乎二事

可互相發明也

有講學者論無鬼衆難之曰今方酷暑能往墟墓中獨

宿納涼一夜乎是翁毅然竟往果無所見歸益自得曰
朱文公豈欺我哉余曰重賚千里路不逢盜未可云路
無盜也縱獵終日野不遇獸未可云野無獸也以一地
無鬼遂斷天下皆無鬼以一夜無鬼遂斷萬古皆無鬼
舉一廢百矣且無鬼之論創自阮瞻非朱子也朱子特
謂魂升魄降爲常理而一切靈怪非常理耳未言無也
故金去僞錄曰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如今世俗所
謂鬼神耳楊道夫錄曰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
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於梁觸
於胸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來或去或聚或

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
一理也包揚錄曰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釋家所云世
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且莫要理會
又曰南軒亦只是硬不信如禹鼎魑魅魍魎之屬便是
有此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人往占之豈不爲崇豫章
劉道人居一山頂結菴一日衆蜥蜴入來盡吃菴中水
少頃菴外皆堆雹明日山下果雹有一妻伯劉大人甚
朴實不能妄語言過一嶺聞溪邊林中響乃無數蜥蜴
各抱一物如水晶未去數里下雹此理又不知如何舊
有一邑泥塑一大佛一方尊信之後被一無狀宗子斷

其首民聚哭之佛頸泥木出舍利泥木豈有此物只是人心所致吳必大錄曰因論薛士龍家見鬼曰世之信鬼神者皆謂實有在天地間其不信者斷然以為無鬼然却又真箇見者鄭景望遂以薛氏所見為實不知此特虹霓之類耳問虹霓只是氣還有形質曰既能啜水亦必有腸肚只纔散便無如雷部神亦此類林賜錄曰世之見鬼神者甚多不審有無如何曰世間人見者極多如何謂無但非正理耳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別是一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魂魄無所歸自是如此昔有人在淮上夜行見無數形像似人非人出沒於兩

蜀漢壇中多白石
土地廟云項王追漢
高至此白石化為人
受箭後封居土地
橫中脚夫必人立一石
刺白石土地官實於
道旁則終身與道
跌故入橫後編成
白石土地也庶齋
老學錄談紀草
繫大王事可對白石
土地

水之間此人明知其鬼不得已衝之而過詢之此地乃昔人戰場也彼皆死於非命銜冤抱恨固宜未散坐間或云鄉間有李三者死而為厲鄉曲凡有祭祀佛事必設此人一分後因為人放爆仗焚其所依之樹自是遂絕曰是他枉死氣未散被爆仗驚散沈憫錄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原註僧道務養精神所以凝聚不散萬人傑錄曰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恁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生葉賀孫錄曰潭州一件公事婦殺夫密埋之後為祟事已發

覺當時便不爲祟以是知刑獄裏面這般事若不與決
罪則死者之寃必不解李壯祖錄曰或問世有廟食之
神繇歷數百年又何理也曰寢久亦散昔守南康久旱
不免徧禱於神忽到一廟但有三間敞屋狼藉之甚彼
人言三五十十年前其靈如響有人來而帷中之神與之
言者昔之靈如彼今之靈如此亦自可見葉賀孫錄曰
論鬼神之事謂蜀中灌口二郎廟是李冰因開離堆立
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第二兒子出來初間封爲
王後來徽宗好道遂改封爲真君張魏公用兵禱於其
廟夜夢神語曰我向來封爲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得

行今號爲真君雖尊人以素食祭我無血食之養故無
威福之靈今須復封我爲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
封不知魏公是有此夢是一時用兵托爲此說又有梓
潼神極靈此二神似乎割據兩川大抵鬼神用生物祭
者皆是假此生氣爲靈古人釁鐘釁龜皆此意漢卿云
李通說有人射虎見虎後數人隨之乃是爲虎傷死之
人生氣未散故結成此形黃義剛錄曰論及請紫姑神
吟詩之事曰亦有請得正身出現其家小女子見不知
此是何物且如衢州有一人事一神只開所錄事目於
紙而封之祠前少間開封而紙中自有荅語此不知是

此之謂庸儒

如何凡此諸說黎靖德所編語類班班具載先生何竟
誣朱子乎此翁索書觀之良久憮然曰朱子尚存此書
耶惘然而散然余猶有所疑者朱子大旨謂人秉天地
之氣生死則散還於天地葉賀孫錄所謂如魚在水外
而水便是肚裏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是一
般其理精矣而無如祭祀之禮制於聖人載於經典遂
不得不云子孫一氣相感復聚而受祭受祭既畢仍散
入虛無不識此氣散還以後與元氣渾合爲一歟抑參
雜於元氣之內歟如混合爲一則如衆水歸海共爲一
水不能使江淮河漢復各聚一處也如五味和羹共成

一味不能使薑鹽醯醬復各聚一處也又安能於中掣
出某某之氣使各與子孫相通耶如參雜於元氣之內
則如飛塵四散不知析爲幾萬億處如游絲亂飛不知
相去幾萬億里遇子孫享薦乃星星點點條條縷縷復
合爲一於事理母乃不近耶卽以能聚而論此氣如無
知又安能感格安能歆享此氣如有知知於何起當必
有心心於何附當必有身旣已有身則仍一鬼矣且未
聚以前此億萬微塵億萬碎縷塵塵縷縷各有所知則
不止一鬼矣不過釋氏之鬼地下潛藏儒者之鬼空中
旋轉釋氏之鬼平日常存儒家之鬼臨時湊合耳又何

公過矣臨上質旁
此人心之鬼神也何
必如此逞辯詰難

以相勝耶此誠非末學所知也

烏魯木齊千總某患寒疾有道士踵門求診云有夙緣特相拯也會一流人高某婦頗能醫見其方駭曰桂枝下咽陽盛乃亡藥病相反烏可輕試力沮之道士嘆息曰命也夫振衣竟去然高婦用承氣湯竟愈皆以道上為妄余歸以後偶聞邸抄忽見某以侵蝕屯糧伏法乃悟道士非常人欲以藥斃之全其首領也此與舊所記兵部書吏事相類豈非孽由自作非智力所可挽回歟姚安公云人家有奇器妙跡終非佳事因言癸巳同年牟文瀾家不知即牟文不知或牟文之伯叔幼年聽之未審也有一研天然作鷺

名論不刊收藏家可憐此悟矣。世傳莫太常事非

玉璽乃文王鼎也入國朝院中一官室得之正張廷常說寔遺回祿以為不祥乃送之焦山寺中今遺兵燹不知尚存否

卵形色正紫一鸚鵡眼如豆大突出墨池中心旋螺紋理分明瞳子炯炯有神氣拊之膩不留手叩之堅如金鐵呵之水出如露珠下墨無聲數磨即成濃瀋無欸識銘語似愛其渾成不欲椎鑿匣亦紫檀根所雕出入無滯而包裹無纖隙搖之無聲背有紫桃軒三字小僅如豆知為李大僕日華故物也太僕有說部名紫桃軒雜綴平生所見宋研此為第一然後以珍怪此研忤上官幾罹不測竟恚而撞碎禍將作時夜聞研若呻吟云

余在烏魯木齊日城守營都司朱君餽新菌守備徐君

與朱均偶忘其名蓋日相接見惟以官稱轉不問其名字耳因言昔未達時偶見賣

苗以溼熱鬱蒸之
氣生卑竟有毒
不必定由蛇虺也食
者慎之不食馬肝
未為不知味也

新菌者欲買一老翁在旁訶賣者曰渠尚有數政官汝
何敢為此賣者逡巡去此老翁不相識旋亦不知其何
往次日聞里有食菌死者疑老翁是社公賣者後亦不
再見疑為鬼求代也呂氏春秋稱和之美者越駱之菌
本無毒其毒皆蛇虺之故中者使人笑不止陳仁玉菌
譜載水調苦茗白礬解毒法張華博物志陶宏景名醫
別錄並載地漿解毒法蓋以此也以黃泥調水澄而飲之曰地漿
親串家廳事之側有別院屋三楹一門客每宿其中則
夢見男女裸逐粉黛雜沓四圍環繞備諸媒狀初甚樂
觀久而夜夜如是自疑心病也然移住他室則不夢又

是物之為祟大矣
在已者喪德使子
弟見之則失心人家
蓄是物其衰乎
或由人興徒焚滅
無益耳

疑為妖然未睡時寂無影響秉燭至旦亦無見聞其人
亦自相狎戲如不睹旁尚有人又似非魅終莫能明一
日忽悟書厨貯牙鑄石琢橫陳像凡十餘事祕戲冊卷
大小亦十餘事必此物為祟乃密白主人盡焚之有知
其事者曰是物何能為祟哉此主人徵歌選妓之所也
氣機所感而淫鬼應之此君亦青樓之狎客也精神所
注而妖夢通之水腐而後蟻蠓生酒酸而後醯雞集理
之自然也市肆鬻雜貨者是物不少何不一一為祟宿
是室者非一人何不一一入夢哉此可思其本矣徒焚
此物無益也某氏其衰乎不十歲而屋易主

此一條名言至
理在官者宜書
諸紳

明公恕齋嘗爲獻縣令良吏也官太平府時有疑獄易服自察訪之偶憇小巷僧年八十餘矣見公合掌肅立呼其徒具茶徒遙應曰太守且至可引客權坐別室僧應曰太守已至可速來獻公大駭曰爾何以知我來曰公一郡之主也一舉一動通國皆知之寧獨老僧又問爾何以識我曰太守不能識一郡之人一郡之人則孰不識太守問爾知我何事出曰某案之事兩造皆遣其黨布散道路間久矣彼皆陽不識公耳公憮然自失因問爾何獨不陽不識僧投地膜拜曰死罪死罪欲得公此問也公爲郡不減龔黃然微不慊於衆心者曰好訪

此不特神姦巨蠹能預爲蠱惑計也卽鄉里小民孰無親黨孰無恩怨乎哉訪甲之黨則甲直而乙曲訪乙之黨則甲曲而乙直訪其有讐者則有讐者必曲訪其有恩者則有恩者必直至於婦人孺子聞見不真病媪衰翁語言昏憤又可據爲信讞乎公親訪猶如此再寄耳目於他人庸有幸乎且夫訪之爲害非僅聽訟爲然也閭閻利病訪亦爲害而河渠堤堰爲尤甚小民各私其身家水有利則遇以自肥水有患則鄰國爲壑是其勝算矣孰肯揆地形之大局爲永遠安瀾之計哉老僧方外人也本不應預世間事况官家事耶第佛法慈悲捨

身濟衆苟利於物固應冒死言之耳惟公俯察焉公沉思其語竟不訪而歸次日遣役送錢米歸報曰公返之後僧謂其徒曰吾心事已畢竟泊然逝矣此事楊丈汶川嘗言之姚安公曰凡獄情虛心研察情僞乃明信人信已皆非也信人之弊僧言是也信已之弊亦有不可勝言者安得再一老僧亦爲說法乎

舅氏健亭張公言讀書野雲亭時諸同學修禊佟氏園偶扶乩召仙共請姓名乩題曰偶携女伴偶閒行詞客何勞問姓名記否瑤臺明月夜有人嗔喚許飛瓊再請下壇詩乩又題曰三面紗窓對水開佟園還是舊樓臺

東風吹綠池塘草我到人間又一回衆竊議詩情悽惋恐是才女香魂然近地無此閨秀無乃煉形拜月之仙姬乎衆情顛倒或凝思竚立或微譁通詞乩忽奮迅大書曰衰翁憔悴雪盈顛傅粉薰香看少年偶遣諸郎作癡夢可憐真拜小嬋娟復大書一笑字而去此不知何代詩魂作此狡獪要亦輕薄之意有以召之

胡厚菴先生言有書生暱一狐女初遇時以二寸許壺盧授生使佩於衣帶而自入其中欲與晤則拔其楔便出嫵婉去則仍入而楔之一日行市中壺盧爲偷兒剪去從此遂絕意恒悵悵偶散步郊外以消鬱結聞叢翳

中有相呼者其聲狐女也就往與語匿不肯出口妾已
變形不能復與君見矣怪詰其故泣訴曰採補鍊形狐
之常理近不知何處一道士又搜索我輩供其採補捕
得禁以神咒卽僵如木偶一聽其所爲或有道力稍堅
吸之不吐者則蒸以爲脯血肉旣啖精氣亦爲所收妾
入壺盧蓋避此難不意仍爲所物色攘之以歸妾畏罹
湯鑊已獻其丹幸留殘喘然失丹以後遂復獸形從此
煉精又須二三十年始能變化天荒地老後會無期感
念舊恩故呼君一訣努力自愛毋更相思也生憤恚曰
何不訴於神曰訴者多矣神以爲悖入悖出自作之愆

殺人人殺相酬之道置不爲理也乃知百計巧取適以
自戕自今以往當專心吐納不復更操此術矣此事在
乾隆丁巳戊午間厚菴先生會親見此生後數年聞山
東雷擊一道士或卽此道士淫殺過度又伏天誅歟螳
螂捕蟬黃雀在後挾彈者又在其後此之謂矣

從弟東白宅在村西井畔從前未爲宅時繚以周垣環
築土屋其中有屋數間夜中輒有叩門聲雖無他故而
居者恒病不安一日門旁墻圯出一木人作張手叩門
狀上有符篆乃知工匠有嫌於主人作是鎮魘也故小
人不可與輕作緣亦不可與輕作難

何子山先生言雍正初一道士善符籙嘗至西山極深處愛其林泉擬結菴習靜土人言是鬼魅之巢窟伐木採薪非結隊不敢入乃至狼虎不能居先生宜審弗聽也俄而鬼魅並作或竊其屋材或魘其工匠或毀其器物或汚其飲食如行荆棘中步步挂礙如野火四起風葉亂飛于手于目應接不暇也道士怒結壇召雷將神降則妖已先遁大索空山無所得神去則數日復集如是數回神惡其瀆不復應乃一手結印一手持劍獨與戰竟爲妖所踣拔鬚敗面裸而倒懸遇樵者得解狼狽逃去道士蓋恃其術耳夫勢之所在雖聖人不能逆黨

吾於阿夫容之
禁見之

之已成雖帝王不能破久則難變衆則不勝誅也故唐去牛李之傾軋難於河北之藩鎮道士昧衆寡之形容主之局不量力而嬰其鋒取敗也宜矣

小人之計萬變每乘機而肆其巧小時聞村民夜中聞履聲以爲盜秉炬搜捕了無形迹知爲魅也不復問旣而肱篋者知其事乘夜而往家人仍以爲魅偃息弗省遂飽所欲去此猶因而用之也邑有令頗講學惡僧如讐一日僧以被盜告庭斥之曰爾佛無靈何以廟食爾佛有靈豈不能示報於盜而轉瀆官長耶揮之使去語人曰使天下守令用此法僧不沙汰而自散也僧固黠

甚乃陽與其徒修懺祝佛而陰賂丐者使捧衣物跪門外狀若癡者皆曰佛有靈檀施轉盛此更反而用之使厄我者助我也人情如是而區區執一理與之角烏有幸哉

張某瞿某幼同學長相善也瞿與人訟張受金刺得其陰謀洩於其敵瞿大受窘辱銜之次骨然事密無左證外則未相絕也俄張死瞿百計娶得其婦雖事事成禮而家庭共語則仍呼曰張幾嫂婦故樸愿以爲相憐相戲亦不較也一日與婦對食忽躍起自呼其名曰瞿某爾何太甚耶我誠負心我婦歸汝足償矣爾必仍呼嫂

何耶婦再嫁常事娶再嫁婦亦常事我旣死不能禁婦嫁卽不能禁汝娶也我已失朋友義亦不能責汝娶朋友婦也今爾不以爲婦仍系我姓呼爲嫂是爾非娶我婦乃淫我婦也淫我婦者我得而誅之矣竟顛狂數日死夫以直報怨聖人不禁張固小人之常態非不共之讐也計娶其婦報之已甚矣而又視若倚門婦玷其家聲是已甚之中又已甚焉何怪其憤激爲厲哉

一惡少感寒疾昏憤中魂已出舍俵俵無所適見有人來往隨之同行不覺至冥司遇一吏其故人也爲檢籍良久蹙額曰君多忤父母於法當付鑊湯獄今壽尚未

父母在猶可懺悔
父母亡難欲懺悔而
無從矣欲報之德
昊天罔極哀哉咸
豐五年四月五日
是日先大夫誕日也

終可且反壽終再來受報可也惡少惶怖叩首求解脫
吏搖首曰此罪至重微我難解脫卽釋迦牟尼亦無能
爲力也惡少泣涕求不已吏沉思曰有一故事君知乎
一禪師登座問虎頷下鈴何人能解衆未及對一沙彌
曰何不令繫鈴人解得罪父母還向父母懺悔或希冀
可免乎少年慮罪業深重非一時所可懺悔吏笑曰又
有一故事君不聞殺猪王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乎遣
一鬼送之歸霍然遂愈自是洗心滌慮轉爲父母所愛
憐後年七十餘乃終雖不知其果免地獄否然觀其得
壽如是似已許懺悔矣

許文本言老僧澄止有道行臨歿謂其徒曰我持律精
進自謂是四禪天人世尊嗔我平生議論好尊佛而斥
儒我相未化不免仍入輪迴矣其徒曰崇奉世尊世尊
反嗔乎曰此世尊所以爲世尊也若黨同而伐異揚已
而抑人何以爲世尊乎我今乃悟爾見猶左耳因憶楊
槐亭言乙丑上公車時偕同年數人行適一僧同宿逆
旅偶與閒談一同年日止之曰君亦何與異端語僧不
平曰釋家誠與儒家異然彼此均各有品地果爲孔子
可以闢佛顏曾以下弗能也果爲顏曾可以闢菩薩鄭
賈以下弗能也果爲鄭賈可以闢阿羅漢程朱以下弗

能也果爲程朱可以闢諸方祖師其依艸附木自託講
學者弗能也何也其分量不相及也先生而闢佛母乃
高自位置乎同年怒且笑曰惟各有品地故我輩儒可
闢汝輩僧也幾於相閱而散余謂各以本教而論譬如
居家三五以來儒道之持世久矣雖再有聖人弗能易
猶主人也佛自西域而來其空虛清淨之義可使馳騫
者息營求憂愁者得排遣其因果報應之說亦足警戒
下愚使回心向善於世不爲無補故其說得行於中國
猶挾技之食客也食客不修其本技而欲變更主人之
家政使主人退而受教此佛者之過也各以末流而論

譬如種田儒猶耕耘者也佛家失其初旨不以善惡爲
罪福而以施捨不施捨爲罪福於是惑衆蠹財往往而
有猶侵越疆畔攘竊禾稼者也儒者含其耒耜荒其阡
陌而皇皇持挺荷戈日尋侵越攘竊者與之格鬪卽格
鬪全勝不知已之稼穡如何也是又非儒者之眞耶夫
佛自漢明帝後蔓延已二千年雖堯舜周孔復生亦不
能驅之去儒者父子君臣兵刑禮樂舍之則無以治天
下雖釋迦出世亦不能行彼法於中土本可以無爭徒
以緇徒不勝其利心安冀儒緇佛伸歸佛者擅施當益
富講學者不勝其名心著作中苟無闢佛數條則不足

惜鄉村鬼不知考據

見衛道之功故兩家語錄如水中泡影旋生旋滅旋滅旋生互相詬厲而不止然兩家相爭千百年後並存如故兩家不爭千百年後亦並存如故也各修其本業可矣

陳瑞菴言獻縣城外諸邱阜相傳皆漢冢也有耕者誤犁一冢歸而寒熱譫語責以觸犯時瑞菴偶至問汝何人曰漢朝人又問漢朝何處人曰我卽漢朝獻縣人故冢在此何必問也又問此地漢卽名獻縣耶曰然問此地漢爲河間國縣曰樂成金始改獻州明乃改獻縣漢朝安得有此名鬼不語再問之則耕者蘇矣蓋傳爲漢

冢鬼亦習聞故依託以求食而不虞適以是敗也

毛其人言有耿某者勇而悍山行遇虎奮一挺與鬪虎竟避去自以爲中黃俠飛之流也偶聞某寺後多鬼時翺醉人憤往驅逐有好事數人隨之往至則日薄暮乃縱飲至夜坐後垣上待其來二鼓後隱隱聞嘯聲乃大呼曰耿某在此條人影無數湧而至皆吃吃笑曰是爾耶易與耳耿怒躍下則鳥獸散去遙呼其名而詈之東逐則在西西逐則在東此沒彼出倏忽于變耿旋轉如風輪終不見一鬼疲極欲返則嘲笑以激之漸引漸遠突一奇鬼當路立鋸牙電目張爪欲搏急奮拳一擊忽

噉然自仆指已折掌已裂矣乃誤擊墓碑上也羣鬼合聲曰勇哉瞥然俱杳諸壁上觀者聞耿呼痛共持炬昇歸卧數日乃能起右手遂廢從此猛氣都盡竟唾面自乾焉夫能與虓虎敵而不能不爲鬼所困虎鬪力鬼鬪智也以有限之力欲勝無窮之變幻非天下之癡人乎然一懲卽戒毅然自返雖謂之大智慧人亦可也

張桂岩自揚州還携一琴研見贈斑駁剝落古色黝然右側近下鐫西涯二篆字蓋懷麓堂故物也中鐫行書一詩曰如以文章論公原勝謝劉玉堂揮翰手對此憶風流欵曰雜繩高陽孫相國字也左側鐫小楷一詩曰

艸緣湘江叫子規茶陵青史有微詞流傳此研人猶惜應爲高陽五字詩欵曰不凋乃太倉崔華之字華漁洋山人之門人漁洋論詩絕句曰溪水碧於前渡日桃花紅似去年時江南腸斷何人會只有崔郎七字詩卽其人也二詩本集皆不載豈以詆訶前輩微涉訐直編集時自刪之歟後以贈慶大司馬丹年劉石菴參知頗疑其僞然古人多有集外詩終弗能明也又楊文汝川諱鏡楊忠烈公會孫也以拔貢官贈姚安公一小硯背有戶部郎中與先姚安公同事銘曰自渡遼攜汝伴艸軍書恒夜半余之心惟汝見欵題芝岡銘蓋熊公廷弼軍中硯云得之於其親串家又

家藏一小研左側有白谷手琢四字當是孫公傳庭所親製二研大小相近姚安公以皆前代名臣合爲一匣後在長兒汝侏處汝侏天逝二研爲婢媪所竊賣今不可物色矣

余十七歲時自京師歸應童子試宿文安孫氏

土語呼若巡詩

音之轉也

室廬皆新建而土炕下釘一桃杙上下頗礙呼主人去之主人頗篤實搖手曰是不可去去則怪作矣詰

問其故曰吾買隙地構此店宿者恒夜見炕前一女子立不言不動亦無他害有膽者以手引之乃虛無所觸道士呪桃杙釘之乃不復見余曰其下必古冢人在上

鬼不安耳何不掘出其骨具棺遷葬主人曰然然不知其果遷否也又辛巳春余乞假養疴北倉姻家趙氏請余題主先姚安公命之往歸宿楊村夜已深余先就枕僕隸秣馬尚未睡忽見絲衣女子揭簾入甫露面卽退出疑爲趁座妓女呼僕隸遣去皆云外戶已閉無一人也主人曰四日前有宦家子婦宿此卒昨移柩去豈其回煞耶歸告姚安公公曰我童子時讀書陳氏舅家值僕婦夜回煞月明如晝我獨坐其室外欲視回煞作何狀迄無見也何爾乃有見耶然則爾不如我多矣至今深愧此訓也

河豚惟天津至多土人食之如園蔬然亦恒有死者不
必家家皆善烹治也姨丈惕園牛公言有一人嗜河豚
卒中毒死死後見夢於妻子曰祀我何不以河豚耶此
真死而無悔也又姚安公言里有人粗温飽後以博破
家臨歿語其子曰必以博具置棺中如無鬼與白骨同
爲土耳於事何害如有鬼荒榛蔓艸之間非此何以消
遣耶比大殮僉曰死葬之以禮亂命不可從也其子曰
獨不云事死如事生乎生不能幾諫歿乃違之乎我不
講學諸公勿干預人家事卒從其命姚安公曰非禮也
然亦孝子無已之心也吾惡夫事事遵古禮而思親之

心則漠然者也

心則漠然者也

一奴子業針工其父母鬻身時未鬻此子故獨別居於
外其婦年二十餘爲狐所媚歲餘病瘵死初不肯自言
病甚乃言狐初來時爲女形自言新來鄰舍也留與語
漸涉謔旣而漸相逼遽前擁抱遂昏昏如魘自是每夜
輒來來必換一形忽男忽女忽老忽少忽醜忽好忽僧
忽道忽鬼忽神忽今衣冠忽古衣冠歲餘無一重複者
至則四肢緩縱口噤不能言惟心目中了了而已狐亦
不交一言不知爲一狐所化抑衆狐更番而來也其尤
怪者婦小姑偶入其室突遇狐出一躍卽逝小姑所見

是方巾道袍人白鬚鬢婦所見則黧黑垢膩一賣煤人耳同時異狀更不可思議矣

及孺愛先生言

先生於余為疎從表姪然幼時為余開蒙故始終待以師禮

交河有

人田在叢冢旁去家遠乃築室就之夜恒聞鬼語習見不怪也一夕聞冢間呼曰爾狼狽何至是一人應曰適路遇一女攜一童子行見其面有衰氣死期已近未之避也不虞女忽一嚏其氣中人如巨杵春撞平傷而仆地蘇息良久乃得歸今胸尚尚作楚也此人默記其語次日耘者聚集具述其異因問昨日誰家女子傍晚行致中途遇鬼中一宋姓者曰我女昨晚同我子自外家

歸無遇鬼事也眾以為妄語數日後宋女為強暴所執捍刃抗節死乃知貞烈之氣雖屈衰絕尚剛勁如是也鬼魅畏正人殆以此夫

張完質舍人言有與狐為友者將商於外以家事託狐凡火燭盜賊皆為警衛僮婢或作姦皆摘發無遺家政井井逾於商未出時惟其婦與鄰人暱狐若弗知越兩歲商歸甚德狐久而微聞鄰人事又甚咎狐狐謝曰此神所判吾不敢違也商不服曰鬼神禍淫乃反導淫哉狐曰是有故鄰人前世為巨室君為司出納因其倚信侵蝕其多金冥判以婦償負一夕准宿妓之價銷金五

此不可訓且能淫及
其家奪巧取者將
藉為口實矣

星今所欠祇七十餘金矣銷盡自絕君何躁焉君倘未
信試以所負償之觀其如何耳商乃詣鄰人家曰聞君
貧甚僕此次幸多贏謹以八十金奉助鄰人感且愧自
是遂與婦絕歲暮餽餽品示謝甚精腆計其所值正合
七十餘金所贏數乃知夙生債負受者毫釐不能增與
者毫釐不能減也是亦可畏也已

族姪竹汀言有農家婦少寡矢志不嫁養姑撫子數年
矣一日見華服少年從墻缺窺伺以為過客誤入罾之
去次日復來念近村無此少年土人亦無此華服心知
是魅持梃驅逐乃復拋擲磚石損壞器物自是日日來

登墻自道相悅意婦無計哭訴於社公祠亦無驗越七
八日白晝晦冥雷擊裂村南一古墓魅乃絕不知是狐
是鬼也以妖媚人已干天律况媚及柏舟之婦其受殛
也固宜顧必遲久而後應豈天人一理事關殊死亦待
奏請而後刑由社公輾轉上聞稍稍時日乎然匹婦一
哭遽達天聽亦足見孝弟之通神明矣
滄州一帶海濱煮鹽之地謂之竈泡袤延數百里並斥
鹵不可耕種荒艸粘天畧如塞外故狼多窟穴於其中
捕之者掘地為窞深數尺廣三四尺以板覆其上中鑿
圓孔如盂大畧如枷狀人蹲窞中攜犬子或豚子擊使

嗥叫狼聞聲而至必以足探孔中攫之人卽握其足立起肩以歸狼隔一板爪牙無所施其利也然或遇其羣行則亦能搏噬故見人則以喙據地嗥衆狼畢集若號令然亦頗爲行客道途患有富室偶得二小狼與家犬雜畜亦與犬相安稍長亦頗馴竟忘其爲狼一日主人晝寢廳事聞羣犬嗚嗚作怒聲驚起周視無一人再就枕將寐犬又如前乃僞睡以俟則二狼伺其未覺將齧其喉犬阻之不使前也乃殺而取其革此事從姪虞惇言狼子野心信不誣哉然野心不過遁逸耳陽爲親暱而陰懷不測更不止於野心矣獸不足道此人何取而

莫獨此人

自貽患耶

田村一農婦甚貞靜一日饑餉有書生遇於野從乞瓶中水婦不應出金一錠投其袖婦擲且詈書生惶恐遁晚告其夫物色之無是人疑其魅也數日後其夫外出阻雨不得歸魅乃幻其夫形作冒雨歸者入與寢處艸艸息燈遽相媾戲忽電光射窓照見乃向書生婦恚甚爪敗其面魅甫躍出窓聞叻然一聲莫知所往次早夫歸則門外一猴腦裂死如刃所中也蓋妖之媚人皆因其懷春而媾合若本無是心而乘其不意變幻以敗其節則罪當與強污等揆諸神理自必不容而較前記竹

冥司冊籍分明
檢自可得善陽
世之簿書錢數

狂奸骨精吏增改
諸札之神六難知

汀所說事其報更速或社公權微不能卽斷此遇大神
立殛之抑彼尙未成此則已玷可以不請而誅歟

同年鄒道峯言有韓生者丁卯夏讀書山中意外爲懸
厓厓下爲澗澗絕陁兩岸雖近然可望而不可至也月
明之夕每見對岸有人影雖知爲鬼度其不能越亦不
甚怖久而見慣試呼與語亦響應自言是墜澗鬼在此
待替戲以餘酒凭窓酒澗內鬼下就飲亦極感謝自此
遂爲談友誦肄之暇頗消岑寂一日試問人言鬼前知
吾今歲應舉汝知我得失否鬼曰神不檢籍亦不能前
知何況於鬼鬼但能以陽氣之盛衰知人年運以神光

之明晦知人邪正耳若夫祿命則冥官執役之鬼或旁
窺竊聽而知之城市之鬼或輾轉相傳而聞之山野之
鬼弗能也城市之中亦必捷巧之鬼乃聞之鈍鬼亦弗
能也譬君靜坐此山卽官府之事不得知况朝廷之機
密乎一文聞隔澗呼曰與君送喜頃城隍巡山與社公
相語似言今科解元是君也生亦竊自賀及榜發解元
乃韓作霖鬼但聞其姓同耳生太息曰鄉中人傳官裏
事果若斯乎

王史亭編修言有崔生者以罪戍廣東恐携孥有意外
乃留其妻妾隻身行到戍後窮愁抑鬱殊不自聊且回

思少婦登樓彌增怛怛偶遇一叟自云姓董字無念言頗契愍其流落延爲子師亦甚相得一夕賓主夜酌樓高月滿忽動離懷把酒倚欄都忘酬酢叟笑曰君其有雲鬢玉臂之感乎託在契末已早爲經紀但至否未可知故先不奉告旬月後當有耗耳又半載叟忽戒僮婢掃治別室意甚匆遽頃之則三小肩輿至妻妾及一婢揭簾出矣驚喜怪問皆曰得君信相迂囑隨某官眷屬至急不能久待故艸艸來家事託幾房幾兄代治約歲得租米歲歲鬻金寄至矣問婢何來曰卽某官之媵嫡不能容以賤價就舟中鬻得也生感激拜叟至於涕零

從此完聚成家無復故園之夢越數月叟謂生曰此婢中途邂逅患難相從當亦是有緣似當共侍巾櫛無獨使向隅也又數載遇赦得歸生喜躍不能寐而妻妾及婢俱慘慘有離別之色生慰之曰爾輩戀主人恩耶儻不死會有日相報耳皆不荅惟趣爲生治裝願行翁治酒作餞併呼三女出曰今日事須明言矣因拱手對生曰老夫地仙也過去生中與君爲同官歿後君百計營求歸吾妻子恒耿耿不忘今君別鶴離鸞白合爲君料理但山川懸邈二孱弱女子何以能來因攝召花妖俾先至君家中半年窺尊室容貌語言摹擬俱似併刺知

家中舊事使君有證不疑渠本三姊妹故多增一婢耳
渠皆幻相君勿復思到家相對舊人仍與此間無異矣
生請與三女俱歸叟曰鬼神各有地界可暫出不可久
越也三女握手作別灑淚沾衣俯仰間已俱不見登舟
時遙見立岸上招之不至矣歸後妻子具言家日落賴
君歲歲寄金來得活至今蓋亦此叟所爲也使世間離
別人皆逢此叟則無復牛女銀河之恨矣史亭曰信然
然粵東有地仙他處亦必有地仙董叟有此術他仙亦
必有此術所以無人再逢者當由過去生中原未受恩
故不肯竭盡心力縮地補天耳

有客在泊鎮宿妓與以金妓反覆審諦就燈鑠之微笑
曰莫紙鋌否怪問其故云數日前糧艘演劇賽神往看
至夜深歸遇少年與以金就河干艸屋野合至家探懷
覺太輕取出乃一紙鋌蓋遇鬼也因言相近一妓家有
客贈衣飾甚厚去後皆已篋中物鑰故未啟疑爲狐所
給矣客戲曰天道好還又瞽者劉君瑞言青縣有人與
狐友時共飲甚暱忽久不見偶過叢莽聞有呻吟聲視
之此狐也問何狼狽乃爾狐愧沮良久曰頃見小妓頗
壯盛因化形往宿冀採其精不虞妓已有惡瘡採得之
後毒滲命門與平生所採混合爲一如油入麪不可復

分遂潰裂蔓延達於面部耻見故人故久疎來往耳此
又狐之敗於妓者機械相乘得失倚伏膠膠擾擾將伊
於胡底乎

李千之侍御言某公子美丰姿有衛玠璧人之目雍正
末值秋試於豐宜門內租僧舍過夏以一室設榻一室
讀書每晨興書室几榻筆墨之類皆拂拭無纖塵乃至
瓶插花硯池注水亦皆整頓如法非粗材所辦忽悟北
地多狐女或藉通情愫亦未可知於意亦良得旣而盤
中稍稍置果餌皆精品雖不敢食然益以美人之貽拭
日以待佳遇一夕月明潛至北牖外穴紙竊窺冀睹艷

質夜半聞器具有聲果一人在室料理諦視則修髯偉
丈夫也怖而却走次日卽移寓移時承塵上似有嘆聲
康師杜林鎮僧也北俗呼僧多以姓故名號不傳焉工
瘍醫余小時曾及見之言其鄉人家一婢懷春死魂不
散時出祟人然不現形不作聲亦不附人語不使人病
惟時與少年夢中接稍尪瘦則別媚他少年亦不至殺
人故爲祟而不以爲祟卽嘗爲所祟者亦夢境恍惚莫
能確執如是數十年不爲人所畏亦不爲人所効治真
黠鬼哉可謂善藏其用善遁於虛善留其不盡善得老
氏之旨矣然終有人知之有人傳之則黠巧終無不敗

也

相傳康熙中瓜子店火

在正陽門之南而偏東

有少年病瘵不能

出併屋焚焉火熄掘之尸已焦而有一狐與俱死知其

病為狐媚也然不知狐何以亦死或曰狐情重救之不

出守之不去也或曰狐媚人至死神所殛也是皆不然

狐鬼皆能變幻而鬼能穿屋透壁出

羅兩峯云爾

鬼有形無

質純乎氣也氣無所不達故莫能礙狐能大能小與龍

等然有形有質質能縮而小不能化而無故有隙即道

而無隙則礙不能出雖至靈之狐往來亦必由戶牖此

少年未死間狐尚來媚狎遇火發戶牖俱燬故並為燼

焉耳

門人徐通判敬儒言其鄉有富室暱一婢寵眷甚至婢

亦傾意向其主誓不更適嫡心妬之而無如何會富室

以事他出嫡密召女僧鸞諸人待富室歸則以竊逃報

家人知主歸事必有變也偽向女僧買出而匿諸尼菴

婢自到女僧家即直視不語提之立則立扶之行則行

捺之卧則卧否則如木偶終日不動與之食則食與之

飲則飲不與亦不索也到尼菴亦然醫以為憤恚痰迷

然藥之不效至尼菴仍不蘇如是不死不生者月餘富

室歸果與嫡操刃鬪屠一羊瀝血告神誓不與俱生家

人度不可隱乃以寔告急往尼菴迎歸疑如故富室附
耳呼其名乃霍然如夢覺自言初到女僧家念此特主
母意主人當必不見棄因自奔歸慮爲主母見恒藏匿
隱處以待主人之來今聞主人呼喜而出也因言家中
某日見某人某人某日作某事歷歷不爽乃知其形去
而魂歸也因是推之知所謂離魂倩女其事當不過如
斯特小說家點綴成文以作佳話至云魂歸後衣皆重
著尤爲誕謾著衣者乃其本形頃刻之間襟帶不解豈
能層層攙入何不云衣如委蛻尚稍近事理乎

客作田不滿

初以其取不自滿假之義稱其命名有古
意既乃知以饗養得此名取田填同音也

夜行失道誤經墟墓間足踢一髑髏髑髏作聲曰毋敗
我面且禍爾不滿慙且悍叱曰誰遣爾當路髑髏曰人
移我於此非我當路也不滿又叱曰爾何不禍移爾者
髑髏曰彼運方盛無如何也不滿笑且怒曰豈我衰耶
畏盛而凌衰是何理耶髑髏作泣聲曰君氣亦盛故我
不敢祟徒以虛詞恫喝也畏盛凌衰人情皆爾君乃責
鬼乎哀而撥入土窟中公之惠也不滿衝之竟過惟聞
背後嗚嗚聲卒無他異余謂不滿無仁心然遇莽鹵之
人而以大言激其怒鬼亦有過焉

蔣茗生編修言一士人北上泊舟北倉楊柳青之間

北倉

去天津二十里楊柳青距天津四十里時已黃昏四顧淼漫去人家稍遠獨一小童倚樹立姣麗特甚然衣裳華潔而神意不似大家兒士故輕薄自上岸與語口操南音自云流落至此已有人相約携歸待尚未至漸相欵洽因挑以微詞解扇上漢玉佩爲贈頰頰謝曰君是解人亦不能自諱然故人情重實不忍別抱琵琶置佩而去士人意未已欲覘其居停躡迹從之數十步外倏已滅迹惟叢莽中一小墳方悟爲鬼也女子事夫大義也從一則爲貞野合乃爲蕩耳男子而抱衾裯已失身矣猶言從一非不揣本而齊末乎然較反面負心則終爲差勝也

先師陳白崖先生言業師某先生

忘其姓字以是姓周篤信洛陽

而不驚講學名故窮老以終聲華闐寂然內行醇至粹

然古君子也嘗稅居空屋數楹一夜聞窗外語曰有事

奉白慮君恐怖奈何先生曰第入無礙入則一人戴首

於項兩手扶之首無巾而身爛衫血漬其半先生拱之

坐亦謙遜如禮先生問何語曰僕不幸明末戕於盜魂

滯此屋內向有居者雖不欲爲祟然陰氣陽光互相激

薄人多驚悸僕亦不安今有一策鄰家一宅可容君眷

屬僕至彼多作變怪彼必避去有來居者擾之如前必

棄爲廢宅君以賤價售之遷居於彼僕仍安居於此不

兩得乎先生曰吾平生不作機械事况役鬼以病人乎義不忍爲吾讀書此室圖少靜耳君旣在此卽改以貯雜物曰扃鎖之可乎鬼媿謝曰徒見君案上有性理故敢以此策進不知君竟真道學僕失言矣旣荷見容卽託宇下可也後居之四年寂無他異蓋正氣足以懾之矣

凡物太肖人形者歲久多能幻化族兄中涵言官旌德時一同官好戲劇命匠造一女子長短如人周身形體以及隱微之處亦一一如人手足與目與舌皆施闕振能屈伸運動衣裙簪珥可以接時更易所費百金殆奪

偃師之巧或植立書室案側或坐於牀凳以資笑噱一夜僮僕聞書室格格聲時已鐫閉穴紙竊視月光在牖乃此偶人來往自行急告主人自覘之信然焚之嚶嚶作痛聲又先祖母言舅祖蝶莊張公家有空屋數間貯雜物媼婢或夜見院中有女子容色姣好而領下修髯如戟兩頰亦磔如蝟毛携四五小兒遊戲小兒或跛或盲或頭面破損或無耳鼻人至則倏隱莫知何妖然不爲人害亦不外出或曰目眩或曰妄語均不甚留意後檢點此屋見破裂虎邱泥孩一牀狀如所見其女子之鬚則兒童嬉戲以墨筆所畫云

景州方夔典言少嘗患心氣不寧稍作勞則似簸簸動服棗仁遠志之屬時作時止不甚驗也偶遇友人家扶乩云是純陽真人因拜乞方乩判曰此證現於心而其原出於脾胃虛則子食母氣故也可炒白朮常服之試之果驗夔典又言嘗向乩仙問科第乩判曰塲屋文字祇筆酣墨飽書味盎然卽中式矣何必預問乎後至乾隆丙辰登進士本房同考官出閱卷簿示之所註批詞卽此八字也然則科名前定併批詞亦前定乎

高梅村言有二村民同行一人偶便旋蹴起片瓦下有
一罌瓦上刻一字則同行者姓也懼爲所見託故自返而潛伏蒼翳中望其去遠乃往私取則滿罌皆清水矣不勝其恚舉而盡飲之時日已暮無可棲止憶同行者家尚近徑往借宿夜中忽患霍亂嘔泄並作穢其牀席幾徧愧不自容竟宵遁質明其家視之則皆精銀如鎔汁瀉地成片然余謂此語特供諧笑未必真有而梅村堅執謂不誣然則物各有主非人力可強求鑿然信矣梅村又言有姜挺者以販布爲業恒携一花犬自隨一日獨行途遇一叟呼之住問不相識何見招叟遽叩首有聲曰我狐也夙生負君命三日後君當喉花犬斷我喉冥數已定不敢逃死然竊念事隔百餘年君轉生人

道我墮爲狐必追殺一狐與君何益且君已不記被殺事偶殺一狐亦無所快於心願納女自贖可乎姜曰我不敢引狐入室亦不欲乘危劫人女貴則貴汝然何以防犬終不噬也曰君但手批一帖曰某人夙負自願銷除我持以告神則犬自不噬冤家債主解釋須在本人神不違也適攜記簿紙筆卽批帖子之叟喜躍去後七八載姜販布渡大江突遇暴風帆不能落舟將覆見一人直上檣竿杪掣斷其索騎帆俱落望之似是此叟轉瞬已失所在矣皆曰此狐能報恩余曰此狐無術自救能數千里外救人乎此神以好生延其壽遣此狐耳

周泰宇言有劉哲者先與一狐女狎因以爲繼妻操作如常人孝舅姑睦娣姒撫前妻子女如已出尤人所難能老而死其尸亦不變狐形或曰是本奔女諱其事託言狐也或曰實狐也煉成人道未得仙故有老有死已解形故死而尸如人余曰皆非也其心足以持之也凡人之形可以隨心化郝皇后之爲蟒封使君之爲虎其心先蟒先虎故其形亦蟒亦虎也舊說狐本淫婦阿紫所化其人而狐心也則人可爲狐其狐而人心也則狐亦可爲人緇衣黃冠或坐蛻不仆忠臣烈女或骸存不腐皆神足以持其形耳此狐死不變形其類是夫泰宇

曰信然相傳劉初納狐不能無疑憚狐曰婦欲宜家耳苟宜家狐何異於人且人徒知畏狐而不知往往與狐侶彼婦之容止無度生疾損壽何異狐之採補乎彼婦之踰墻鑽穴密會幽歡何異狐之冶蕩乎彼婦之長舌離間生釁家庭何異狐之媚惑乎彼婦之隱盜貨產私給親愛何異狐之攘竊乎彼婦之囂凌詬詈六親不寧何異狐之祟擾乎君何不畏彼而反畏我哉是狐之立志欲在人上矣宜其以人始以人終也若所說種種類狐者六道輪迴惟心所造正恐眼光落地不免墮入彼中耳

古者世祿世官故宗子必立後支子不祭則禮無必立後之文孟皮不聞有後亦不聞孔子爲立後非嫡故也支子之立後其爲癯瘠守志不忍節婦之無祀乎譬諸上本無誅而縣責父則始誅死職故也童子本應殤而汪疇則不殤衛社稷故也禮以義起遂不可廢凡支子之無後者亦遂沿爲例不可廢而家庭之難卽往往由是作焉董曲江言東昌有兄弟三人仲先死無後兄欲以其子繼弟亦欲以其子繼兄曰弟當讓兄弟曰兄子幼而其子長弟又當讓兄訟經年卒爲兄奪弟恚甚鬱結成疾甚時語其子曰吾必求直於地下旣而昏眩

經半日復蘇曰豈特陽官諄哉陰官之諄乃更甚頃魂
游冥司陳訴此事一陰官詰我曰汝爲汝兄無後耶汝
兄已有後矣汝特爲貲產爭耳見獸於野兩人並逐捷
足者先得汝何訟焉竟不理也夫爭繼原爲貲產乃瞋
目與我講宗祀何不解事至此耶多置紙筆我棺中我
且訴諸上帝也此真至死不悟者歎曲江曰吾猶取其
不自諱也

已卯典試山西時陶序東以樂平令充同考官卷未入
時共閒話仙鬼事序東言有友嘗游南岳至林壑深處
見女子倚石坐花下檢聞智瓊蘭香事遽往就之女子

以紈扇障面曰與君無緣不宜相近曰緣自因生不可
從此種因乎女子曰因須風造緣須兩合非一人欲種
卽種也翳然滅跡疑爲仙也余謂情欲之因緣此女所
說是也至恩怨之因緣則一人欲種卽種又當別論矣
大同宋中書瑞言昔在家中戲扶乩乩動請問仙號卽
書曰我本住深山來往白雲裏天風忽颯然雲動如流
水我偶隨之游飄飄因至此荒村茅舍靜小坐亦可喜
莫問我姓名我忘已久矣且問此門前去山凡幾里書
訖乩遂不動或者此乃真仙歟

和和呼通諾爾之戰兵士有沒蕃者乙亥平定伊犁望

大兵旗幟投出宥死安置烏魯木齊羣呼之曰小李陵
此人不知李陵爲誰亦漫應之久而竟迷其本名已丑
庚寅間余在烏魯木齊猶見其人已老矣言在準噶爾
轉鬻數主皆司牧羊

大兵將至前一歲八月中旬夜棲山谷望見沙碛有火
光西域諸部每互相鈔掠疑爲劫盜登岡眺望乃見一
巨人長丈許衣冠華整侍從秉炬前導約七八十人俄
列隊分立巨人端拱向東拜意甚虔肅知爲山靈時準
噶爾亂已微聞阿睦爾撒納款塞請兵事竊意或此地
當內屬故鬼神預東向耶旣而果然時尚不知八月中

旬爲

聖節歸正後乃悟

天聲震疊爲遙祝

萬壽云

甘肅李叅將名璇精康節觀梅之術占事多驗平定西
域時從大學士溫公在軍營有兵士遺火焚轅前枯艸
潤丈許公使占何祥曰此無他公數日內當有密奏耳
火得枯艸行最速急遞之象也烟氣上升上達之象也
知爲密奏凡密奏當焚艸也公曰我無當密奏事曰遺
火亦無心非預定也旣而果然其占人終身則使隨手

拈一物或同拈一物而所斷又不同至京師時一翰林拈烟筒曰貯火而其烟呼吸通於內公非冷局官也然位不甚通顯尚待人吹噓故也問歷官當幾年曰公毋怪直言火本無多一熄則爲灰燼熱不久也問壽幾何搖首曰銅器原可經久然未見百年烟筒也其人愠去後歲餘竟如所言又一郎官同在座亦拈此烟筒觀其復何所云曰烟筒火已息公必冷官也已置於牀是曾經停頓也然再拈於手是又遇提携復起矣將來尚有熱時但熱後又占與前同耳後亦如所言

吳惠叔携一小幅挂軸紙色似百年外物云得之長椿寺市上筆墨艸畧半以淡墨掃烟靄半作水紋中惟一小舟一女子坐篷下一女子搖櫓而已右角濃墨寫一詩曰沙鷗同住水雲鄉不記荷花幾度香頗怪麻姑太多事猶知人世有滄桑欸曰畫中人自畫併題無年月無印記或以爲仙筆然女仙手跡人何自得之或以爲游女又不應作此世外語疑是明末女冠避兵于漁莊蟹舍自作此圖無舊人跋語亦難確信惠叔索題余無從著筆置數日還之惠叔歿於蜀中此畫不知今在否也

舅氏寔齋安公言程老村夫子也女頗韶秀偶門前買

脂粉爲里中少年所挑泣告父母憚其暴橫弗敢較然
恚憤不可釋居恒鬱鬱故與一狐友每至輒對飲一日
狐怪其慘沮以寔告狐默然去後此少年復過其門見
女倚門笑漸相軟語遂野合于小圃空屋中臨別女涕
泣不舍相約私奔少年因夜至門外引以歸防程老追
索以及擬婦曰敢洩者死越數日無所聞知程老諱其
事意甚得益狎暱無度後此女漸露妖迹乃知爲魅然
相悅甚弗能遣也歲餘病瘵惟一息僅存此女乃去百
計醫葯幸得不死貲產已蕩然夫婦露棲又尪弱不任
力作竟食婦夜合之貲非復從前之悍氣矣程老不知

其由向狐述說狐曰是吾遣黠婢戲之耳必假君女形
非是不足餌之也必使知爲我輩防敗君女之名也瀕
危而舍之其罪不至死也報之已足君無更快快矣此
狐中之朱家郭解歟其不爲已甚則又非朱家郭解所
能也

從孫樹寶言辛亥冬與從兄道原訪戈孝廉仲坊見案
上新詩數十紙中有二絕句云到手良緣事又違春風
空自鎖雙扉人間果有乘龍婿夜半居然破壁飛豈但
蛾眉鬪尹邢仙家亦自如娉婷請看搔背麻姑爪變相
分明是巨靈皆不省所云詢其本事仲坊曰昨見滄州

張君輔言南皮某甲年二十餘未娶忽二艷女夜相就
詰所從來自云是狐以夙命當爲夫婦雖不能爲君福
亦不至禍君某甲耽暱其色爲之不婚有規戒之者某
甲謝曰狐遇我厚相處日久無疾病非相魅者且言當
爲我生子于似續亦無害寔不忍負心也後族衆強爲
納婦甲聞其女甚姣麗遂頓負舊盟迨洞房停燭之時
突聲若風霆震撼簷宇一手破窓而入其大如箕攫某
甲以去次日四出覓訪杳然無迹七八日後有數小兒
言某神祠中有聲如牛喘北方之俗凡神祠無廟祝者
慮流丐棲息多以土墜墮其戶而留一穴置香鑪自穴

窺之似有一人裸體卧不辨爲誰啟戶視之則某甲在
焉已昏昏不知人矣多方療治僅得不死自是狐女不
至而婦家畏狐女之暴亦竟離婚此二詩記此事也夫
狐已通靈事與人異某甲雖娶何碍儻忽之往來乃逞
厥凶鋒幾戕其命狐可謂妬且悍矣然本無夙約則曲
在狐旣不慎于始而與約又不善其終而背之則激而
爲祟亦自有詞是固未可全罪狐也

北方之橋施欄楯以防失足而已閩中多雨皆於橋上
覆以屋以庇行人邱二田言有人夜中遇雨趨橋屋先
有一吏携案牘與軍役押數人避屋下枷鎖琅然知爲

官府錄囚懼不敢近但畏縮于一隅中一囚號哭不止
吏叱曰此時知懼何如當日勿作耶囚泣曰吾爲吾師
所誤也吾師日講學凡鬼神報應之說皆斥爲佛氏之
妄語吾信其言竊以爲機械能深彌縫能巧則種種惟
所欲爲可以終身不敗露百年之後氣反太虛冥冥漠
漠併毀譽不聞何憚而不恣吾意乎不虞地獄非誣冥
王果有始知爲其所賣故悔而自悲也又一囚曰爾之
墮落由信儒我則以信佛誤也佛家之說謂雖造惡業
功德卽可以消滅雖墮地獄經懺卽可以超度吾以爲
生前焚香布施歿後延僧持誦皆非吾力所不能既有

佛法護持則無所不爲亦非地府所能治不虞所謂罪
福乃論作事之善惡非論捨財之多少金錢虛耗春煮
難逃向非恃佛之故又安敢縱恣至此耶語訖長號諸
囚亦皆痛哭乃知其非人地夫六經具在不謂無鬼神
三藏所談非以斂財賂自儒者沽名佛者漁利其流弊
遂至此極佛本異教緇徒藉是以謀生是未足爲責儒
者亦何必乃爾乎

倪媪武清人年未三十而寡舅姑欲嫁之以死自誓舅
姑怒逐諸門外使自謀生流離艱苦撫二子一女皆婚
嫁而皆不才熒熒無倚惟一女孫度爲尼乃寄食佛寺

僅以自存今七十八歲矣所謂青年矢志白首完貞者
歟余憫其節時亦周之馬夫人嘗從容謂曰君爲宗伯
主天下節烈之旌典而此媼失諸目睫前其故何歟余
曰
國家典制具有條格節婦烈女學校同舉於州郡州郡
條上於臺司乃具奏請

旨下禮曹議從公論也禮曹得察覈之進退之而不得
自蒐羅之防私防濫也譬司文柄者棘闈墨牘得握權
衡而不能取未試遺材登諸榜上此媼久去其鄉旣無
舉者京師人海又誰知流寓之內有此孤嫠滄海遺珠

蓋由於此豈余能爲而不爲歟念古來潛德往往藉釋
官小說以發幽光因撮厥大凡附諸瑣錄雖書原志怪
未免爲例不純於表章風教之旨則未始不一耳

余憫其節亦謂之馬夫人嘗從容謂曰君為宗伯
主天下節制之旌典而此婦夫諸目是前其故何歟余
曰
國家典制具有條格婦烈女學校同舉於州郡州郡
條上於臺司乃具奏請

言不禮曹議從公論也禮曹得察敷之進退之而不得
自免為國不縣於表章風俗之旨限未故不一耳既無
官小信以發幽光因賦烈大凡胡齋從殺繼書息志到
蓋由於此豈余指為而不為煥念古來替齋其書蘇賢

